

APOIDEA EDITIONS

APOIDEA EDI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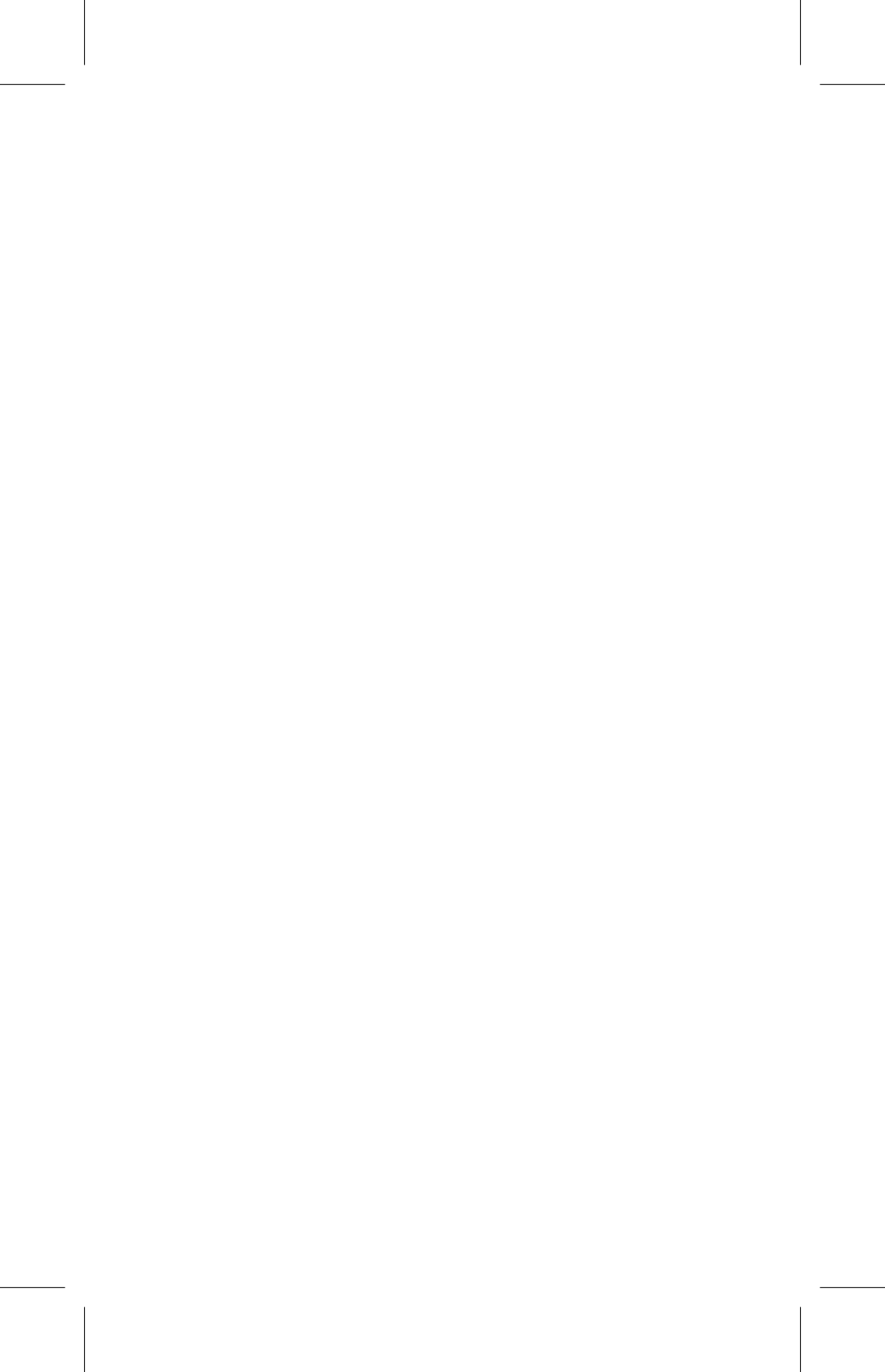
张
羞

一个蓝色百事

A BLUE PEPSI-COLA

ZHANG XIU





(((一个)((蓝色的)(百事)))((摆在)(桌上)))。不能再多了，以一种普遍的视角去观察与感受，它只能是一个蓝色的罐子摆在桌上的一个也许它是一种饮料。而不是炸药。一种蓝的包装而没有明确的危险标识，是一种让人亲近甚至感到幸福的设计在拥有它以后。这是可以设想的。也是它被制造的原因。桌子上没有其它的东西，可见的事物一律没有，除了这一个蓝色饮料这么一种情况也是设定好了的，就连桌子也显得多余，但不能没有。当一个蓝色的东西停留在一种状态中，它的稳定需要借助于一个可信的物理空间而不是纯粹的空：那又是一种什么东西，它的色彩？一个蓝色的东西无法在同样的蓝色中显现。桌子正好不是，它至少可以承载这个东西的重量，以及去评估重心。桌子使得从对这个东西色彩的关注中暂时

离开，转向它的形制、材料，它的物体属性。桌子，甚至它仅仅指一个桌面，或从平行与它的角度望去，它被抽象成一段线也是可行的，在一种普遍观察中可被理解。而以“上帝视角”，一个摆在桌上的蓝色事件则必然混沌，以至没有可说的那种秩序。由此可以判断“一个蓝色的东西摆在桌上”这个说出首先提供了某种方便。它使一个人可以接受这个语句似乎对应着世界的一个实际的结构。而他正好熟悉。对一种蓝色，一个形体以及它的硬度，产品说明文案的排列诸如此类的综合摆在桌上让他感到认识的轻易，没有陌生。尤其蓝色，通过蓝色中的这一种特别的蓝，一个摆在桌上的罐子似乎已经被强制为一种工业饮料，是百事牌的，而这个印象在他记忆中始终牢固，一种蓝色饮料，一种外包装主要是蓝色的汽水，是现代的，符合时空逻辑而不会出现在古代某一个人宽大的衣袖中（：很难想象卢照邻饮着一个冰镇百事游荡在秋天的道路上，不小心还碰上了躲在草丛里吓唬她的尼姑，尽管后者是支持他的。可他真的需要吗，不需要！），那会儿的色彩都太旧。当然好处是价值观稳固，可以让一个人顺着溪流岸边默默走去大海，望着那起伏海浪的涌动反复感叹人生的不幸与委屈而实在他只是望着一种海水的蓝色在光线下的细微变化。那

是不同的。一个饮料并不一定具备大海的那种功能，即使它们统一都是蓝色的。或它们的色彩（包括事物本身）被一种蓝色所支配，但色彩并不存在。蓝色仅意味着它不是红色，是离另一种色彩的距离以及一个饮料、一个海面可以接受的方式。以及在未来与过去都不会是一种特殊的颜色，它是年轻的，蓝色。但它必定也会与所有的色彩随着明亮的消亡而消失，在不可见的情况下（假设），一个摆在桌上的饮料不能说那里存在着一种蓝色，即便它是百事牌的，是一种原先来自美国的饮料。这样的说法不说正确与否，它实在太过粗糙。就像不能说蓝色是一种正确的色彩。但也一定不是错的色彩，对于一个摆在近处，是百事品牌的汽水饮料，一种蓝色正好是它的主要事实，是神圣的。在所有色彩中的蓝色以及所有蓝色中的一种蓝的神圣正是来自于它的普通而非特殊而不会有错，对一个摆在桌上的百事牌汽水。因为任何一个百事牌汽水都神圣，因为蓝色，一种无所谓激烈的色彩，是一种海的颜色或在天空的深邃中偶尔可以见到，在一个穷人神情中也是。那种蓝意味着辽阔、普遍与深沉或其它神圣意味。而当它涂在一个饮料包装的表面，它有助于区别其它的饮料。凡神圣的事物皆有普遍的用途，蓝色也不例外，它首先神圣，其次

蓝。而不是反之。反之，神圣并不包含色彩的表现属性，哪怕它蓝色或有助于消化的蓝色的一种，在广泛的神圣中（哪怕蓝色要相对暗淡些）是次要的。不论它是不是色彩的一种，还是代表一个画家（向西班牙望去！）的青年时代它都过于消极与迟缓。但这有错吗？消极除消极且迟缓以外同样神圣。一个消极的百事饮料摆在桌上，它的神圣使附近散发着浅蓝色的可见光芒。除非它并非神圣，而（这又从哪儿识别呢？）只是一个蓝色饮料且迟缓。是那些能明确说出的部分，而不是去指定，比如一种极为崇高虚无的判断，仅凭蓝色是消极的，这一依据。或退而求其次认为它们：蓝色、消极与神圣彼此平行。这只能在词语的使用上有其意义，无它。这就像从蓝色中剥离出消极，需要一种巨大的无知的经验。而这巨大本身又是那么消极，浪漫甚至颓废，是一个动作的不可能，尽管符合语法规范。同理，神圣也是。一个蓝色的百事摆在桌上，它的静。蓝色与一种消极观念与此时的神圣也在这静中。这其中，唯有蓝色可被直接观察，是仿佛可靠的。同时知道，蓝色并不存在。那种神圣（来自产品对氛围的营造）也是。是比起一种色彩的更加不稳定，所以？也不是难以认同与接受，不是怀疑。而是不重要。一个蓝色的事物，一个假设

它是一个百事牌饮料，它的蓝色神圣但不重要。更何况它消极。相当于对前者概念的瓦解，无非也是迟缓的，所以。是蓝色的，是一个蓝色的饮料它是，唯一的一种是。是吗？但愿。或者当一个人望着波浪推动海面，一种大面积的蓝色朝他涌来，他是什么，一种蓝色？一种神圣与消极的齐驱他是否这样认为？不会。他会认为这一切实在普遍而没什么是重要的与特别。也就在这种时候，他进入了混沌，一种他需要的蓝色的状态里他知道，一件蓝色的事物摆在桌上，近似于一个蓝色的百事饮料的蓝色它是，一种他知道但又有多少认识呢？的蓝。蓝而不动。显示它的绝对正确而没有丝毫犹豫的一种冷漠。凑近看，这蓝在扩张，以静态式的运动，以至于他不得不在一定的距离处停下以处理这种迎面而来的蓝色压迫，一种莫名的清澈，一种准备在他身上取而代之的释放感，他想起了什么？一场童年的溺水遭遇，一头斜着射入天空那空荡中的翠鸟，还是一个人在海边无所事事的游荡？不是。但也不会都不是。他不知道，不愿意知道。事情来到这种地步，他也就没什么可坚持了，可以随时脱落，放弃亦或（由于长久对峙的不切实际）停顿都不可能。他被吸附而无法逃离，只有在这单一、无限的蓝色信息中放大，因语言运动的停滞而什么都不会失

去与得到，蓝色。就这样一种蓝色消失在蓝色中，在对它的描述中抵达一种消失而它是蓝色的，一个过程。而不会有别的实在，当只有一种蓝色，这一种蓝色便包含一切，包括抵达的过程当一种蓝色仍可被辨识，一种风暴正在酝酿，它蓝色吗？不是。它，蓝色，不再能通过它产生其它虚拟事件，它自足。且仅仅是蓝色（仔细看，它仍是蓝色的一种，是明晰的、平而且没有任何颗粒感与杂质，它让人想起呕吐或反人类），一种继续推进中的蓝。这有什么不同？蓝与蓝色。一种色彩意义上的色相与一种是纯粹的颓废意识的作用而不是佛陀的悔悟。而不具备哪怕一丁点的危险因素，是安全的，甚至温暖，蓝色。绝不是对一种色彩的强调，它只是蓝色，任何一种蓝色中的一种甚至它都不是画面而不重要。以及当它的发音也在正在失去，只剩余什么呢？无论是什么，指向什么（实在也是没有的，哪怕自身）它都只能是一种什么且它蓝。自足，但不具备作为一个系统的复杂性，它在推进而没有返回，仿佛一种伟大的失落引起的共鸣，在如此蓝色中，一切必然融入其中以及对它保持冷漠无非也是理性的虚妄，是悟与雾在一个道士脑汁里的荡漾与濒临破灭，与价值的不可及，是一种黄昏的来临，一种追悔的反复涌现与感动吗？也许也是没有的，这里

并不存在试验,而是进入,深入到一种惯性里去,通过一个蓝色那样的事物、事件的进入(它蓝色)而无须反馈,是遗忘。也是幻觉:它是一种什么错误的梦?它不会实际降临,如同一个在空中的《鲣鸟的俯冲》,一种片段化的场景它是,而非内容:比如,《在没有鸟以前》,哪怕《茶迪与她的马匹往前走了十米远》。而从稍远处看去,一个中午,它只是一个蓝色的饮料放在桌上,是百事牌的那种稳定的蓝色它普遍,仿佛一种真相:“我非常相信,真相将占据上风,所有的烟幕都将被驱散。”也没错,一个蓝色百事的真相是一个蓝色的百事的真相是一个摆在桌上的饮料是蓝色的,那种蓝色,在任何一块大陆上都是,蓝色不是一种表现形式。而是蓝色的真实色相,即便任何一种蓝色都不存在它仍被认为是一个蓝色的百事饮料。而不是一款饮料的蓝色,真相只关乎次序。这是什么?一个蓝色(蓝色,而不是一种移动、一种形容)的百事,始终是。而不会是其它。这是什么?一个百事(pepsi),蓝色的。顶多这样。而与其说这是什么?一个百事牌饮料?一种蓝色饮料。顶多顶多这样,不能再多了,蓝色无关乎真相,在任何一块黑乎乎的大陆上一定都是,没有分别。而不可说这里有一种蓝色的真相。它同样与是否蓝色无关(蓝色顶多是真相的附件或纹理,在来

回折腾的汉语的无效中)，真相不存在一种或多种，或无限，它没有数学与色彩上的概念而仅仅作为一种供求关系存在，在任何一块大陆上，乃至在任何一个停在桌上的事件中，即使它始终蓝色而不是一种蓝色的蓝色除非有一种红色的蓝色但那样事情就糟了，不是么。不是什么，它只能是一个蓝色百事摆在桌上，一种饮料的不动与工业赋予的幸福感。这正好是最糟糕的一种情况，一种可见的空牢牢的真相被需要：一个蓝色的饮料摆在桌上，一个鸬鹚同样被刻意停在桌上，大发慈悲。难道他们不知道，真相（必定超越人的认知）是无法承受的吗。当一个饮料从桌上端起，一种蓝色同时也被端起。而真相是单独端起一种蓝色的不能，毕竟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一个不动、蓝色的百事摆在桌上，一种蓝色的静。或事件中有一种不动的略显暗淡的蓝色在蔓延，都行，一种消极（蓝色）、蓝色（它明显）、迟缓（它必定蓝色）的稳定仿佛压倒一切真相。而不管在阳光下，下雨还是刮风，蓝色只说明一种叙述的理由：因为蓝色的发现。一个摆在桌上的饮料（这天阴天，没下雨）它最好是蓝色的，而不是因为它正好是百事牌：一个蓝色的百事摆在桌上，从一个到蓝色，到无所谓它是不是百事牌的，重要的仍是它的次序的可被理解，它与桌上摆着

一个蓝色的百事始终有本质的不同。但重要吗？对人来说不重要。它是蓝色的，蓝色是一种关于颜色的一种常见的蓝（在红与黄之间）的色彩。另一种定义：近似于百事牌饮料包装上的通用色彩的那种色值都可被称为蓝色。其次它是一种饮料，而不是炸弹或鸬鹚或尼姑：一种落后制度与神秘规定。它完全没有危险性。再次，它与桌面成功构成了一个现实中的稳定事件而无须怀疑，它绝对。也许粗糙，但绝对可以发生，它不是一个凭空出现的独立现象。但也不会有其它别的事物接近，扰乱它（哪怕在文学中：这是一种什么鸟情况？一种点到为止，还是说一种轻功，哪怕一种宣传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工具）。它必须保证一个事件的尊严，以一种普遍而善意的方式存在着。不求神明的关怀与奴役，它展现自我的真以及诸如此类可有可无不一而足的述求，以及对名词的世界性绝望，既不面向未来，也不独自枯萎、沦丧与消失。它仅表示出现了，并且在这里（这里！不是那里），剩余的都去你妈的。

是吗，一个蓝色的饮料摆在桌上是摆在桌上的一个蓝色事件是蓝色的利于蒸发的一种蓝，却并不适合火并，它甚至连对立的想象物（它必定不是蓝色的）都没有，更别提内部的坐标参照，那得多深入才行？那至少得非常深入才

行，一入到底，尼姑。可蓝色平面，对它进行深入的连接与探索几乎不可能获得其它画面。一个蓝色的百事饮料，蓝色与饮料结合成为一个不可拆分的事实。一个蓝色的百事饮料摆在桌上同理因它们的完整它们在一起，而不应该有别的解释与联想。这是伦理问题。放开它不顾，通过这种饮料上的蓝色顶多可以深入至一个黑乎乎的鸬鹚，或一个深山尼姑的半死不活而不能再多，无从观察且再多就沦丧了。且它们是好的参照吗？或对立物。都不像。它们过于复杂与接近人（这也是它们无法独立存在的原因）。蓝色则不同。一个百事饮料的蓝色与其说它是一个饮料的蓝色但它是吗，不是。它蓝色，除此以外它只是蓝色，一种蓝色中的一种蓝，与其它所有蓝色（大海通常也被认为是蓝色的，深蓝）无关，它是一种普遍的蓝色，也只有在一个百事牌饮料包装中它才感到因人而异的特别。它不存在阶级矛盾，蓝色。不存在一个尼姑的习惯性昏厥与一个百事的蓝色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甚至于怨恨，虽然当一个尼姑被打开，她（看着自己的脚指头）的心思可能是忽明忽暗的蓝色，惆怅且连绵，以及有时她会感到饿而不是渴。诸如此类她对蓝色的印象更多来源于一次饥荒、旧社会的夏天或沿着一条溪流的逆行，而不是一个好喝的进口百事可乐。是她

的历史决定了她对蓝色不单作为一种色彩同时也是一种经验的偏向，是不能说它是错的但难免任意。而鸬鹚是常年在水下活动的物种，它要处理的根本不是色彩而是辨析光线在浑浊的液体中造成的路线迷茫，是不一样的。蓝色，对一个鸬鹚只意味着它是天空那样的一种巨大事物，对一种离鸟的飞行日渐远去的捕鱼工具而言，蓝色无非是一种它不需要的高度。也就不存在敌我关系。一般来说，鸬鹚的斜对面立着的是另一匹鸬鹚，它们大相径庭，傻乎乎的但毕竟彼此也可以被原谅。而绝对不会是超越物种与生化的界限的一个摆在桌上的蓝色百事饮料，哪怕在一亿万年后，在一个中午，一个坐在窗边的尼姑望着一个百事罐头的蓝想起，它过保质期了吗？为何这种忽明忽暗的蓝色会让她想起封建制的没落，她不知道，只感到有限。雨在下，窗外。一个蓝色的尼姑感到她的有限，她想起，一种年久失修的空洞感并且在她身上能明显感觉到，就在左排的某根肋骨附近。她端起这个蓝色饮料（仿佛在端起一种蓝色），端到一半，也就在空中停下不动。是的，她始终无法做到成为一个确实的尼姑或别的。不论什么，这都是她（谁？谁是尼姑）的事情。对一个握在手上的蓝色饮料的悔悟只会加速她的堕落，是杰出的，而作为一个事件，一个蓝色烂

垮的尼姑停在窗前无非也是一种想象在道德上的不能跨越，与此同时，迅速剥开一支香蕉，结果也是蓝色的。那么，一根蓝色的饮料摆在桌上还是斜插着，它莫非只能成为一句导语吗？甚至这其中，蓝色是对一个饮料的引用或者不可避免屈服，是不是这样。仿佛不这样，它就只能是一种空泛。有没有一种蓝色，不需要通过对立而存在，有没有这样的事物。只要它蓝色，而不是一种事物。有没有这样一种蓝色事件在发生，而没有具体事物。是不是有这种时间？既不连续也不跳跃，而蓝色以蓝色的行为运行着，连荡漾这样的形式感都不一定是。蓝色宁静。在一个关公的膝盖处也非常宁静，以及平坦。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宁静，它完全，且蓝色。而不会发生乡贤与佃农之间的偶发火并，也就是说，蓝色可以被等价置换吗。是不是只有可被替代，蓝色才能作为一种蓝色的唯一的发生方式而存在，是不是已经过于经验主义与反馈回路的随意与顺畅？这一切。以至于——以至于蓝色，难免不是为了了一种对“以至于”的关照而无法停歇，以至于它成为一种直觉而失去冷漠。关于蓝色，一个蓝色百事牌的饮料摆在书桌上，就在近处！除了它就是这样，关于蓝色，一个蓝色百事牌过期饮料摆在书桌上，除非它已经是这样（在这样的近处）而不是一种热情

在召唤。它正是这样的，由近及远（那也只是因为它蓝色），而不需要其它任何的不是这样，不（再）需要。当一个百事（蓝色）摆在桌上（以此构成一个事件）它还需要什么？一种质感、恨，还是一点无法摆脱的尼姑的纠缠：就因为时常常对着天空产生疑问，天空。怎么可以那么空，怎么那么空还那么的蓝。而不是在作抒怀的通用练习。统统没必要。它（尼姑也是）的不需要必定大于需要。这就像原因大于结果，且不可逆。一个蓝色百事摆在桌上，它已那么单独、稳定，在空间以及力学中到达完善，以及从自治的意义上它同样平衡与完美。于是，它可惜吗？于是它是不是也是幸福的？除了突出一种蓝色（它的政治意味是如此明显），于是它那如同海与天空般宁静的蓝是否也有可追悔的错误。以一种物的方式，也是精神的体现的一种年轻的蓝，绝非来自天然矿物与某个局部。于是它作为一个整体不会有分裂的属性，一个蓝色饮料，它是百事牌的，于是也是标准的。它不是也不会离去，于是不动。不管外头下雨，还是刮风，还是运动在反复扩大化，一个摆在桌上的蓝色百事的不动，以及它的材质仍可被信任。而不是蓝色。在一个摆在桌上的百事饮料的整体与它的不动之间，蓝色宁静但它真的稳定吗？或是否真的能相信这种蓝并不存在，无非只是

一种实用的错觉。或反之，这种认识是否可信，是否需要视心情而定。蓝色，一种近处的蓝，一种百事牌饮料的色彩标准，表明这里是一种饮料而不是一种蓝色在这里的这么一种信息，无论在良好的光线下亦或暗淡一个百事始终对蓝色保持着精确的反射，即使这种射出与拒绝有时暗淡，时而反常，但都在蓝色可控的范围内，而无须怀疑它作为色彩的精确度。怀疑一种饮料的蓝色还不如去怀疑一个尼姑，她们除了忽明忽暗以外总是疑神疑鬼，不论外头刮风还是下雨她们总在寻找怀疑的事物，无论这种怀疑是否有价值她们非理性，尤其在一种蓝色的心情中，她们相信世事的无常以及她们对无常也保持一种怀疑这又是何苦呢。不稳定的尼姑必然产生荒芜的想法，这就像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可以是任何地方，包括亚洲）做什么都是错的，而尼姑与一个百事实在也是相通的，包括对光线的漫反射它们无非一个被动些，另一个索性立在桌上完全不动以表示它接近一种不可怀疑的客观存在，实在又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摆在桌上的百事，百事牌的一种饮料，还是具体到一种可乐型汽水，主要还是它的蓝色的并不存在同时又被看见。当它从一个摆在桌上的事物中被忽然看见，蓝色是被视作一种色彩而看见同时可接近。它的光芒极其短促而温和，没有

丝毫攻击性与歧视，仿佛它只是一种普遍的一种商品的颜色且神圣。而神圣是不能怀疑的，不值得。神圣表示一个百事摆在桌上因它的蓝色神圣而与附近一切事物无关，而附近并没有可见的事物，是一种虚空。即使有，如一个尼姑或同样恍惚的鸬鹚，它们也只是虚有。而不是实际的在。在那蓝色能覆盖到的全部区域以内，蓝色统摄一切而它的理由又是什么，就因为它蓝色？就因为蓝色必定是蓝色？还是说蓝色是关于蓝色的一种任意说法而无所谓它神圣，因为蓝色总是神圣的。这些说法显然不具备合法性。蓝色，作为一种独立而安静，或一种并不存在的颜色但它蓝色，无疑是蓝色的，所有色彩中的一种，甚至是一种饮料的色彩标准，是百事牌的蓝色而无论在阳光下，还是风雨中它都呈现出一种蓝色的感觉，也是错觉，蓝色无疑。也因是蓝色它神圣而不可及，但它是神圣的，蓝色，因为就是这样蓝色不需要理由凡神圣的都是蓝色的，因为。至少在解放前已经是这样。而在其它历史时刻它当然神圣且蓝色这是毋庸置疑的，已得到历史的证明而无需拥护，蓝色，它不是蓝色也会是其它色彩，但它蓝色，那么坚定、纯洁，仿佛蓝色中的唯一而不会只在伤感时，只是。重复的，不一定就是真理不是吗：真理总在广告结束后到来。蓝色，

它不是一种暴力。当它在一个摆在桌上的饮料上被看见，它意味着这是一种好喝的饮料，而不论它所代表的是不是百事牌的，它正好是百事牌的。因此，它们捆绑在一起。一个蓝色百事被摆在桌上，同时失去其它可能。它是一，且蓝色。而要不是一，它也是一种单独。在数量上它只能呈现一种单数且与自身相等，在色彩中，它正好是那种一个百事特有的蓝色，是安静的神圣，甚至宁静（要是这时一个人想起一个海面，他不怎么想起这些，一个烧水壶什么的。它的壶体会发出那种幽蓝的光线，伴随水分子躁动的滋滋声，在按下烧水按钮后。有时，他烧水去了），甚至还包含一种平静，在这种仿佛失落的蓝色气氛渲染下，感到平静很可能是他真的想起了一个无风的海面，那些浪花去哪儿了？他又在哪儿。他是谁？为什么感到平静以及，也许还有其它杂碎。他要是想起它们，它就会长久想着它们。不会太过激烈，那太篝火。他即使篝火，也会是一小堆正在熄灭、不完全燃烧的篝火，青烟缭绕，这会让他感到那种全面而广泛的静，如同抚摩着一个在天亮前走进雾气中的尼姑的光头，他总是想起这些沉默的人，事与物，一个鸬鹚倒插在路边，一个类似卢照邻那样的怪胎行走在旧社会的广阔天地间，一个鹤或极端一些便是一个东林党（他的卡西

欧电子表呢，去哪儿了？）的垮掉，诸如此类它们无非都是蓝色调的，是一种向下的行为而绝不是高昂，其次，它们沉静。当一个蓝色百事饮料摆在桌上，那种各式各样的静便是来自它的蓝色。正因为蓝色是命的色彩，仿佛一个人血管里流淌着蓝色的液体。脑汁也是。他会打开它饮下吗？不会，这是一个过期的饮料，无论放在阳光下还是偏神经质的历史的反复无常中，同时，反复变态，但它作为一种抒情需求仍可以是蓝色的，他知道，借助一种蓝色升天的不切实际，或逃离一种落后（必然导致腐败）语言的系统性荒谬，一个摆在桌上的饮料并不是清洁剂，它不是习惯性分裂的救世主与一把肥皂，也无法引发对一场雨水的思念。只是在那儿，它。因它不动的静与一言以蔽之的商品感而不包含任何知识，是一种迎合而没有个性，它在浪费它自身，在一个高峰过后它自然下跌，在一阵光线消失后新的光线又会忽然到来，它是在等待吗？等一场关于真相的历史性叙述的顾左右而言他，还是连根拔起，也是没有的。它，或他，它们相互没有理会。它不动，而他，整个人都表现为一种蓝色的状态（惯性），连端起它（一个摆在桌上的百事牌蓝色饮料，端起它是否意味着一种进步？）的想法都还在风中。它们最好没有关系。物我相忘，蓝对蓝，而不

是在一种紧张、极易走火的关系中。不像一个炸药，一个蓝色饮料不会疾速燃烧。又不像一个搁浅太久的蓝鲸，一个人也不会无缘无故自爆，这样就好，岁月。它们总体在时代这类大词中自我消耗与否定，荒芜且安静，远离鸟群的泛滥，一个圆柱体对另一个圆柱体。也只能这样，静静地而非内部涌动，垂直于地表而思想与精神上的绝不动摇：不自发性呕吐，不相互添麻烦。更别说拥抱对方，这种事体要几千年才能等来一回？而如果它在等待，那么它就已经实际脱离了一个蓝色百事牌饮料（出厂日期：2021.1.23 16:46。能量：190 千焦耳 2%；蛋白质：0 克 0%；脂肪：0 克 0%；饱和脂肪酸：0 克 0%（你能理解吗？）；碳水化合物：11.2 克 4%；糖：11.2 克；钠：12 毫克 1%；需要那么精确吗？在如此宏观、粗糙，还要一个劲去伸冤的世道中活着，报备了没有？）的属性，变得不再确实，哪怕真实以及其它虚在的实相。而仅在文字中成为一种乏善可陈的消遣，仅作为语言表象的虚无主义流动，是自动、无归宿的放弃效应，一种无须肢体的舞蹈表演。它的大势已去与即兴躁动绝非要想去抓住什么，在把娱乐性降至最低的同时也拒绝了抒情的严肃，捧着一小撮冒烟香火，就在这一个蓝色百事可乐（不要移动它！）摆在桌上的单独事件

中承认了命的注定。俗话说，一切都在控制之中，正如一个蓝色饮料在蓝的掌握中，为此，我们应该要去举办一个狂欢派对吗（谁又是我们？即使在最大的范围内演算，我们仍只是一种余粮，饲料，忽明忽暗（那是尼姑的专属特性，不算）的一点生产力，是难免自我感动成灾而缺乏残酷意志，禁不起连续絮叨又不愿（永不）承认错误。）还是算了罢，既然蓝色的前提是神圣，在一个百事饮料中它的神圣同样不可触及，哪怕就在近处，也可选择一种看着但不去看见，与良心无关。中午，一个人他看着这个百事，主要看着它的大致轮廓与色彩，一种蓝，近似看着而不用大的力气。这样的好处是。没有好处，但也没什么坏处以至于无法撤销。仅此而已，等着它从桌面上缓缓升起，离开唯一依靠。不是一个设定好的鸬鹚、被离奇拐卖到深山落发的女尼姑（两者必居其一），它会射去哪儿？这既要分析它的规律与概率，又要视一种短暂停顿时的意外而定，但最终，无非还是运气。比如，无底洞。那是不行的，它已经过时且废弃好多年了。再比如在没有鸟以前，那也是等而下之的栖息场所而且它真的是一种时空所在吗？也是存疑的，皆因它本身就是一个病句。运气是说，对一个准备发射升天的蓝色百事牌饮料，美国，它要是在流水线上没有被生产，那才是它真正

的运气。而不要去埋伏运气，与命的后置与不可琢磨比较，它也许连后者的零头都不是。那么，一个像饮料那样的东西，它愿意射去哪儿便去哪儿，在纯粹的幻觉而不是一个中午的写作游戏中，不是的。一个摆在桌上的蓝色饮料，一旦失去对这种色彩的专注，忘了蓝色正是以蓝色的方式永恒且神圣，事情就会变得无边无际仿佛悲哀如同一间接近但通常不会倒闭的印刷厂所触发的通感却又无处漫延的一种紧缩与压迫造成的黄鹤效应而一去不复还。破坏什么？一种蓝色吗。蓝色既然神圣，金刚不坏而无法破坏。蓝色大抵上已然如此，无须再去深入考究，在一个百事圆柱体的表面积中它最大、主要、外沿，最远离一个饮料的实质但惹眼。它作为一种视觉元素让人想起一种温吞火焰是朴素但就一定是对吗，它。不能再远了，它实在就连对一个淮安来的尼姑都不应该抱有那种幻想：她的恨往往是无法理喻的，孤独与自赏也是，它们几乎已接近蓝色的边缘，呈现出一种普遍的低温态与打哪指哪，虽无敌但总归无法落到实处，是徒劳亦是鸡肋。但又不能完全没有。她毕竟是一个事件发展的大方向，灾难的终点以及尽头。一个蓝色的百事饮料摆在桌上，即便把它拆分，这其中一个是对应一个，蓝色对应一种情绪，而饮料照惯例对应尼姑与她养在院

子里的一匹癫鹅，而桌子无非无非是一间寺庙，
统统在语言事实的反面。这就是为什么无论一个
什么事件（风声紧，任务又来得重），它是否
蓝色（重要，但必须悄无声息），一名尼姑即使
再遥远仍有她使用价值的原因。否则，看见一
个饮料那样的东西摆在桌上，以及它的神圣蓝
色，这一切又从哪儿说起呢？说到哪儿又是个
头。翻过面，要是始终压抑，不让人言说、吐痰，
在任何一个朝代不是说不近人情，至少也是十
恶不赦，它会让每一句话都成为一种诅咒。这
样就没意思了。尤其蓝色，当它在一个摆在桌
上的饮料中被看见，它应该干净。这净，洁净
不在于它多蓝，它蓝。不在于洁净，以及干净，
蓝色作为一种颜色一种象征一种字体与它的笔
划构造永远清晰而洁净。而是应该。蓝色，一
种蓝色，一种应该是蓝色的颜色洁净。这就涉
及到了生活与奔命的技巧。一种蓝色应该是一
种干净且洁净的蓝色，通常也是。一种蓝色接
近应该，是一种蓝色，通常。而不是在异常，
甚至反常的情形下，蓝色，一种所有颜色中的
一种普遍的蓝它发霉，呈现出一种晦气或社会
性反感。而不是集体共鸣。它的震动频率与振
幅在含氮氧的空气中发生严重质变。世道不
应该是这样的，照顾一切的命不应该是这样的，
它甚至极轻易让人想起一个下山的尼姑急着去

寻找一家路边的冰激凌店，难免让人不得不去思考一场最轻微的政变。这是顺畅的，通过这种应该洁净但在心理作用下以为不干净的蓝，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在所难免。有时晴天，有时，天空阴着，一个摆在桌上的百事牌饮料与它一直在强调的蓝色，并没有表现出它的一致性，哪怕它任性与傲慢。这又是因为什么(神圣!)?从它们的全部观察，似乎不关乎伦理。而局部，它又要如何观察。一种静态的力作用在一个蓝色的百事牌饮料上，一种文化惯性游荡在它内部，敲锣打鼓，摧枯拉朽，浩荡，我们暂时还无法分析那是什么。但它就在那儿，是一种仿佛疾病的隐喻在那儿。那就让它在那儿。只要它同样也是洁净的，与力，或一种蓝色该有的净它们在一起而不是分离。而不是不应该，一个安静、蓝色的百事饮料放在桌上，对它的言说本身包含了拆解与分离。是作为领导一切的力的语法使它们吸引，获得完善，同时它也是消极的，是为了一种确定，从而带来的方便。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百事，蓝色的一种饮料，在又一个晴朗中午的光线下，桌上并没有一个蓝色的像一个百事牌饮料那样的东西。应该，但没有。代替它的是一个荧光蓝的一次性塑料打火机立在桌上：它没气了，是 ABB 牌的。作为一个公式的同解，它们实在没大的，不共戴天的差别，

同样能让一个鸬鹚奔溃，转而让一个原生态尼姑缓缓（她病了吗？这天）来到身边，只要足够等待，她也许还会亮出一根宣示佛门女权主义的中指上的鲜亮指甲油漆。她向来是这样的。只是当一个蓝色饮料静止在一个空间，要讨论的总归不是它的实用功能，口感，握着它的手感，还是连续不断的浮想虽然也没什么可正面强攻的。譬如它的蓝色，从一个饮料实物中抽离出的一种色彩，它的我是，我身与我在。可以，也应该，但真有必要如此开放吗，它的干净并不会通过对它的议论而变得浑浊，泛滥，反而只会引起议论者的茫然与不知所措与为什么不走去厨房去烧一壶茶水呢，此刻。既然桌上摆着的并非一个实际的饮料，当他感到渴而尼姑迟迟还没到来。而既然她的来与不来也不实际重要，（妈的，有狐缓缓，她这是要走向共和吗，哪怕）只要她还干净，在堕落以前，她一如既往没什么可担忧的。与思想一个尼姑相比，假设一个摆在桌上的蓝色百事牌可乐，虽然同样传统俗套，但会来得更近些。虽然这距离也是一种错觉。远与近，尼姑的韬晦与一个蓝色百事。说到最后，它们还是一种事物的永恒无意识地等待。而不是以为真有一种变化的可能：那不是错觉又能是什么呢？一种超距吗。当变化作为一种不变的变化，变化洁净如一。等待即是

这样。等待一个一的移动、分化或哪怕任意一点微弱的动作，它无疑都是冲动的。不存在这样的机会。一个尼姑的一，一个一直摆在桌上任何一个和所有一个饮料即使它蓝色、神圣（即一），有所等待但毕竟不会等来什么，只要它在等待。它便只是在等待。谁知道。当一个人他总是在等待而不是在等待什么，摆在桌上的一个百事对他来说也就成了一种等待。而等待无疑偏向蓝色。是蓝色的一种关于等待的等待是蓝色的基调，这一点基本无疑，无论从漫长（茱迪，一个妻子，她总觉得这一切实在太漫长了）的个体经验中还是历史移动的大方向，等待无疑天然包涵一种寺庙感，是终极的在。是秩序的崩塌（以身处其中却又不可察觉的速度），是蓝色的，是在一种想象中前行而不是倒退。实在也是对结果的不信任但又不愿就此结束，所以感到漫长。仿佛一个漫长同时它又是蓝色（蓝色蓝色蓝色）的饮料（它对他产生的引力扭曲极其有限）作用在他身上的一切的综合，以为那便是等待，之豪华。从这点上来说，蓝色确乎也是一种暴力但是又有什么能伤害得了他呢？这年头，谣言似乎成了唯一的真相，而谎言从来都是统治的大招，是稳固的。而等待当然是暴力中的暴力，与不合作。一个蓝色百事在桌上的等待，它不是在等待，至少也是一种

不合作。是吗？不论风雨中，还是阳光下，还是在所谓倒数往上的特殊困难时期，它迎合而绝非不合作，终究只是一个商品而无法颠覆，重塑自身。还不如一个重新定义自我的尼姑。在她还是一个人的妻子的时候，一个傍晚，她提着那部忽明忽暗的灯笼离家出走，尽管偶有动摇，但也没有哭与实际的返回。尼姑尚且如此，一个百事牌饮料却因它的物理属性过于丰富而不能。也就没什么可大肆渲染的，它被赋予的暴力与竞争意识主要针对的是它的同类产品，而非人，非观察者、叙述者。面对人类，一个独立于桌面放逐在空气中的蓝色百事更愿意袒露它原本黑色幽默的一面与虚无。而非对同、异类的残暴（当一个同样蓝色的火机立在附近，一个始终不知其义的鸬鹚全面逼近，它们迟早要火并的）诸如此类，以它不动的静、大面积单一的色彩，它洁净、冷酷。同时，对于自身又什么都不是。就连等待这样的事件，也是可有可无的。或者说一个饮料，抛开它是不是蓝色包装，还是百事牌的，还是一种可饮的超他妈好喝碳水化合物，它已超越了等待这一种特殊事件。以一种纯精神的形式它全封闭，同时又绝对开放：是因为语句的韵律对置吗（一个中午，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与卢甘斯人民共和国元首列昂

尼地·伊万诺维奇·帕谢奇尼克签署俄罗斯联邦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但又绝不在悖论中：我们是要多小心，才能真正发现它没有对立与二元，与诸如其它绊脚的东西。这就像一个尼姑的开放与自燃，必定是全面的且呈现出一种泛蓝色的火焰。而一个等待中的尼姑，她永远也不会知道在等什么一样，它们一概是那种超级现实与自然的事物，而不会有自身与外界的分别。失落，与起伏的概念。不可名其状，它们。而只能去做一点简单标记，与说出：它制造出什么确定的有效信息了吗，无非无。一个超越（一旦它超越，那便是全面的超越）等待的蓝色百事稳稳摆在又一中午的书桌上（很好的阳光射着），除了它的静（由于不动）、洁净（因为蓝色），平衡，柱体外壳与过期的品质（约定的失效），它还相当漫长。意味着它还会一直漫长下去，在时间的序列中，去攻击一个鸬鹚，它又潜到缸底去了，也罢，还是尼姑。像一株银杏树木那样摇晃她，又会抖落什么呢？一些不知所踪的漫长吗，你没法从她身上抖落哪怕任何一种蓝色。她不会回归的，当一个妻子决定成为一个尼姑的刹那（她们甚至还发明了这样的量词），我们只能一股脑汁放弃幻想。就因为太感性，远离一个近处的蓝色百事牌饮料，等于远离了一切实

际。进入实际以外的一些实际：它们广袤，自在，虚头且就在随意酝酿的记忆浅水处，在一个二月下旬还没到月底，势必也在洗碗时，在一本书（《午餐诗》）的第三十七页：麦迪逊大街515号。势必也在一根曲折仿佛溪流的虚线中迂回，搓火或还是别的其它，在荡漾着，忽而又返回（还是到达）一种蓝色：必须这样，对焦，而没必要真的去惹她们生气。除了一律非理性，她们中的一个还偶尔发神经。有一次，她打开一个百事，跳进去，关上。说是天气转暖，又到了练瑜伽的季节什么的，而她其实一直在寺庙的实际中而不自知。

这到哪儿是个头呢，从一个摆在桌上的饮料的蓝色到一个动不动花溅泪的尼姑的尽头，所包括事物有限，事件几乎为无，（它们大多停着不动）而路程又是那么曲折必然也漫长。从一个中午到新的一个中午到一根手指点在书桌上，它没有变得更厚，一种蓝色，也不会轻易挥发，它是蓝色，就必须确保蓝色的光谱特征。有时二月，春风拂面，这蓝色暗淡也缥缈。而一旦刮起阵阵妖风，它的暗淡与缥缈愈发不稳定，跟随外部大环境起伏而同步。无非也是不可避免的。当一支尼姑小分队从前线撤退，把炮声远远甩在身后，她们想过了，民族统一这种噱头实在与佛门法规教义无关，而宁肯四海

为家，以天地作床被她们总能感到快乐与安宁，还想怎样。偶尔，也会在路边的随便一株什么树荫下涮点火锅来吃。配上一个蓝色冰镇百事，她们便忘了自己也忘了要去普渡众生的麻烦。而那个鸬鹚还沉静在锅底，亲自表达世间万物皆有联系的自然态度与别慌，宇宙暂时还是能量守恒的，即便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时空它仍在红移中膨胀即便所有事物都在彼此远离，直到科学的尽头在那高度紧张的寺庙中供奉着的仍是一只手表，是可信的。或许它是卡西欧牌的，但它一定是那个年轻的短袖东林党成员在前去科举的河道中不小心遗落的那只(包括三十两银子)，只有这样世道才能得到循环论证。但一个即使蓝色如一个百事饮料的蓝色的百事牌可乐那样的饮料摆在近处的书桌上它静，且清洁与不动，甚至神圣，战争就不会到来了吗？战争同样无法避免，是无法避免的，无论是否在无机物、动植界还是类人猿科目，必须会有资源与秩序的消费。只要存在发生概率，战争就会反复，只要还在一个人的记忆中晃荡。它们是什么？一种涌动。是一个蓝色波浪推动另一个波浪的蓝色，淹没并在淹没中壮大与消灭，是事件的必须走向均匀与平息，是一个蓝色百事与同样红色可乐的火并的不可避免，是上帝所谓的冷漠与不仁与同情者视为的滔天罪

恶的一场激烈动作的中间态。是毫无意义的规律，是神秘、连贯（但不是神圣）的日常，一触即发，是在更多的时候被形容化的一个比喻词。它与蓝色丝毫不相干，战争是一种不同的色彩。是一个写作者与词语的博弈，控制与反控制，在一个中午射进窗户的光线下的一个摆在桌上的蓝色饮料的为什么。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这样。而无须答案。也就无非这样。通过望着一个摆在一个书桌上的百事牌蓝色饮料，它那不动的暴力色彩，一个人能否获得最终信仰？也是不能的。信仰只能来源于逃避痛苦的无能与恐惧，是有人认为它也是一场战争什么的。信仰利于挑起战争，是催化与加速剂。而不是一个拥有它便会让人有一种幸福感的百事，是现代的，想想看，它可是一个蓝色百事！无害，而不是一个蓝色原子弹，一种信仰。蓝色，那是天空与大海的色彩，在一个蓝色行星上，一种起源的颜色。也是最终沉寂的色彩，它连续。而在一个百事牌饮料外壳中，它的涂装成本又相对较低，是一种普遍让人感到平和的色彩。以至极容易让人联想到尼姑点燃一把袅袅香火而不是从一个大场面战斗升起的浓密烟雾，那太浪费与残酷。中午 11:39 分，一个蓝色饮料。这一个这星期以来一直摆在桌上没有移动位置的饮料，它是一种来自美

国本土文化的合资饮料。代表全球化的一种可乐型汽水，销量一般但它的反射是蓝色的，也就是说它的态度是明确的，且稳定。无论对于尼姑，还是火并这类常规事物，它都平静与消极。不在其中，更不会参与其中，那是她们的事。作为一个过期了三个月以上的百事饮料，它的使命已超支，它的等待力已得到超长发挥，除了被丢弃，它不再有别的用途。它将不会被怀念，即便它有一种蓝色且始终保持神圣，它过气了。并且它不可能除了被极端破坏以外的被打开，饮用，它知道。它不再复杂。一个简单的蓝色饮料，那是它原本该有的样子，被人放置在桌面上，或在一种更为简洁的思想中，过期但崭新，一尘不染，它那明亮的蓝色。那比一万个月亮叠加还蓝的蓝色，比一个海面的蓝更静，同时又比天空更近。是近处的一种蓝色，它正好是。既然是一种近处可被看见的蓝色（它似乎不可被分析，它的困难是什么？），就要有一种蓝色的态度。正好，它蓝色，而且它的态度正好也是蓝色的。是同一种蓝。且全面，不论对于色彩本身还是应有的姿态，以及反应与价值，它绝对没有内外之分，呈现的全部是蓝色。而一个实际饮料只是它作为一种精神的物化。（与尼姑或一头鸬鹚比）它一般不会发神经，它的稳定性仍是来自于它的神圣而它，来自蓝

色。这一点无疑是确定的，蓝色。它有时（比如当一个闪闪发光的炮弹飞行在夜空，实在像极了——一个被无端且无理点燃的鸬鹚）让人感到发困，想去睡会儿或缓慢游荡去厨房烧一壶水。是好的，自然赋予与不存在任何副作用的一种本能丧尸反应，他尤为熟悉。而不是他勇于怠工。不是的，他只是执迷于一个百事牌（为什么不能是别的任何一种饮料？不能。因为它们不是蓝色的）蓝色饮料而不悟。（因为即使它们是蓝色的，而且即使也是一种好喝的饮料，它们也只是一种近似。无论色彩，还是口感度）何况，悟到了又怎么样？他曾有一次对着一头翠鸟与它的鸟笼悟了八万个汉字有余，感觉他反而是走远了，丢失了中心。以至于他只能把它们修改成一部四幕戏剧。在此不赘。对于一种蓝色的执迷，它一定是来自一款饮料而不是其它事物的蓝色，这不需要任何解释，不是吗。即使在一九八六年（从《百鸟无踏》开始，到《鲚鸟的俯冲》也许还在以后，它都会是一个奇怪而可惜的年份，直到永远），一个蓝色的百事牌饮料始终是一种好喝的饮料。它的好喝不在于它的蓝色，而在于它似乎有一种让一个少年顿悟的感觉。那实在是太糟糕了，仿佛升天。从此他与天空的关系便逐渐淡化，他开始整日闲逛在没用的、黑乎乎的乡村，在田间低头寻觅

着什么。忘了吃饭，也忘了回家烧饭，蓝色，蓝色，蓝色，山与溪流、竹林诸如此类一个怀孕的少妇，在他眼中都成了那一种蓝色而混为一体。这实在过于糟糕，为什么？不知道。这蓝色意味着什么？暂时还不清楚。但它让一个少年站在村口，长久等着。等着在那机耕路的尽头，一个捧着一个蓝色百事可乐的尼姑（道士和尚也成立）到来，但始终没来，连根尼姑毛都没等到。蓝色是一种奇怪，让人可惜的颜色，从此他便只能这样认为。（从厨房那一部壶嘴喷着热气的烧水壶附近快步走过来，在写字板上敲下：）其实，这也没什么（非结构性制度问题）。当一种奇怪、干净、可惜与消极而不是那么颓废并存的色彩，一种这样的一种蓝在一个摆在桌上的百事饮料中被看见，需要一种怎样的情感？才会认为看见的正是一种颇为奇怪吗？（那需要深入），干净（同时本身洁净）与大量消极：与其说它颓废，但一定是让一个人感到可惜、遗憾如一名扫地尼姑的色彩，是蓝色的一种蓝，而原本并不应该出现在一个让人感到幸福的现代工业饮料中。需要怎样的一种情感首先它静，在安静中，最好也是平静的。但这很难，他通常不是这样的。当他看着一个像书桌上摆着的一个百事牌饮料那样的一种蓝色同时也是一个事件，是蓝色的，他总会感到起伏。在一种也

许情感作用下形成的情绪中想起一个少年时代始终等着的一个动物（灰鸟吗？一九八六年，它不是一个潜入水底的鸬鹚，不是）或一个尼姑她们大多健壮，冒着热蒸气（他曾以为那是一种真炁）。它们没来。这让他起伏不定，有时。附近非常安静，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妻子这时出门去了。去哪儿？她不在这里），仿佛遗弃。又或者一种安慰，他不知道。需要一种类似的情感，他有时在这一天中频繁需要在某一种特定的情感状态里而它应该平静但不一定是。也没什么。在这一种状态中他只是想让一个人能在这种奇怪而实在有些遗憾（但后悔吗？不至于。更多的是可惜）同时又干净的情感中望着一个蓝色百事牌饮料那样的东西去感受那种不定的起伏与漫延。这正好能让他颓废不起，他需要。他是需要的，在这么一种仿佛一个尼姑反复打扫着寺庙门前的那些落叶她在扫什么？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她干净吗，在她内部还是个人史中一名标准的尼姑通常绝情，他不知道。但就在如此这般情形下（这已经是他能主动酝酿的极限），一个人停在窗前的一张书桌前而没有更多的力气去端起摆在桌上的那一个如同虚设的百事牌可乐，也是一个蓝色的正宗百事牌饮料而且它已过期许久而只能长久望着。并让其中一根右手的手指头点在桌子的边沿而对于

一个习惯于对任何一事物都或多或少会感到奇怪（只要它们干净、单一）而不是神秘的人他觉得就这样已经足够奇怪，而无须去制造出一种更复杂的结构。只须静静地望着这个蓝色事件，一个饮料，是不是百事牌的都行，单对单。大多数时候，这让他感到满足，同时伴随大量不知道从哪儿（与这个百事物体无关，也许是这一种蓝的颜色的洁净，它的信息是那么纯粹与不确定）涌现而来的奇怪与可惜，神圣且又是消极的思绪在记忆中来回翻滚，对此他经验丰富。与它是不是百事牌的，是不是一种饮料，反正它们正好都是。包括所有颜色中的一种蓝色中的这一种蓝，它只是正好能满足他的需求而不会是相反，一种干扰。也不是。蓝色毕竟神圣，且本身洁净，是令人可惜的一种色彩，在他过往的经验中一直以来以及未来都会一直是，他信。当他望着一个桌子上的饮料瓶体的蓝色，他相信一种蓝色的，同时干净与可惜的一种消极情感一定会在这蓝色中到达，只要时间够长，够稳定，它们会来。而实际中，不管他信与不信，它们一定会来。就像所有的一场战争，它们自己会来，无须也无法避免。而在一个中午的实际中，来的也许是一头他太久没见过面的鸟（那大概率会是灰鸟，就停在窗前，背对着他。但是没有），或一个大开门的扫地尼

姑：难道她已成为他的一个情结了吗？尼姑有尼姑的复杂与不同，他总归不清楚：是不是为了把地面扫除干净她在劳动，还是别的其它。当一个人他在一个光线明亮的中午处于一种不能说有多可惜但一定有漫长人生的一些遗憾伴随，同时身体又感到极度消极与静静地宿醉恢复中，一些神圣的怪事怪物就会从地上从他内心冒出来，无法避免，不可也无须去阻止，它们是好的，荒芜，当他望着书桌上的这个饮料。这一切仿佛便得以加速。而同时又因它是蓝色的一种单色，百事牌，是确定的，仰仗这些信息他又能得到实际的控制，而不会让那持续起伏的情感走向决堤与泛滥，他必须至少做到表面上是安静的，一致的安静与内部干净。如一个蓝色百事罐，被特意固定在桌上的一个事件般虚拟与仅仅作为一个单独的主题而安静坐着，不动也枯萎中。同时接受各式各样的修辞学、大型动物们（比如消失中的象群）或一个敲门声（三下：前两下轻，后一下更轻，构成的一个整体）的冲击且及时避开任何一根无效闪电，忽而又能正确地回到一个摆在桌上的一个开放的蓝色百事饮料中来。开放，但它并不会被实际打开。而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脱先，去拖地。不情愿，此刻。而宁愿荡漾在逐渐翻蓝，弥漫着真的可惜吗？遗憾亦或后悔，也是很难分辨

清晰的，与即使那种原本应该的干净也变得浑浊起来，而在消极中也似乎恢复了一些勇气的状态中而不用去苛求那尼姑（妻子，她出门去了）的进一步到来。她即便没有到来，最终也会远去。没关系的，与一个摆在桌上的蓝色饮料比较，尼姑更像是一种失而复得的常态。所以，当有时在一个快要过去的中午，（它们在远去，或铺开变得广泛，甚至逐渐消弭）一种不再那么奇怪（因为慢慢也就熟悉了）、干净（它不是变得简洁而是一定是复杂与综合）与可惜，这是可以保留的，可惜具有永久性，在一旦事情发生以后，与消极而总归不是颓废仿佛一个蓝色百事摆在桌上的那种距离，绝对而不可拥抱并存的色彩，如此这一种蓝在一个摆在桌上的百事饮料中被长久望着，一个人他还需要一种怎样的情感呢？才会认为望着的仍是从来没变化过而只会是一种可以无限深入的奇怪以至神秘，也必定干净（在理性中）与越来越大面积的消极：它不是颓废，不是的，但它一定让他感到了可惜与遗憾的难以避免简直如同一个永远在扫地的尼姑的色彩，它是蓝色的，毫无疑问，他需要这样的单向情感方式。首先，它静，在一种中午的安静中，不能做到平静，也要仔细望着眼前这个静静的物。其次，这当然难。但他通常就是这样的。在一种困难中，他不会去牺牲

什么。当他看着这个摆在桌上的饮料,它的蓝色,一个可以引发其它事件的事件,他有了相信的东西而不会走得太偏,而在情感中,他又难以避免做到不起伏。有时,他需要这样。而有时,他只是觉得蓝色,一种像摆在桌上的一个百事牌饮料外壳中的那种蓝色神圣,起伏与不重要,但也是一种让人发疯的色彩。只是这个感觉逻辑在哪儿?蓝色作为色彩本身并不存在精神上的脱域现象,它只是安静、没有实际存在物与同样也没有变化。无论在一个中午的风雨中还是暗淡光线下,还是两者皆是(比如在一个阴雨中午),蓝色,一种正在发生的普遍的一种蓝,以视觉符号的信息作用在一个人的脑汁里他又怎能疯到哪里去呢。除了给脑汁水染上这种蓝,蓝色不会有别的污染。除了它的消极属性,蓝色完全健康,而不需要费力气去出淤泥。那么,也许这是一个虚假的命题,是无伦次的一种非正常释放。他有时正需要这样,放映一种随便的什么感觉,使它夸大化而不是去直觉,他认为人的感觉不重要,因人而异且大量受制于地理环境与具体语境的影响,与时好时坏的情感。而越是良好(通透)的感觉,离事实总是越远,他想。当一个蓝色百事牌饮料瓶摆在中午的书桌上,就在近处,因静物的那一种独立而安静引起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他去感觉

了。无非是一头鸬鹚（仔细去感受，便会发现它的一个脚指掉了）或一个尼姑那样的粗糙事物他能明显感觉到，而不是就在那里的一個蓝色饮料瓶本身（它就像一株随便的什么树木立在路边，它是一株银杏树木吗，也许。也许不是，是一个怀孕的女人停在树下数钱，诸如此类他想起。而）：那是实际，是事实的一种，是一个无须通过计算就能瞬间判断的后果。而无须去身心内部反复搜索与确认的感觉。那是两回事。对于感觉，他时而严肃。他几乎不拒绝任何一种感觉的到来，因为它们不重要，他知道。即使再激烈，与不稳定，它们很快又会退去。就像一个波浪推动前方的波浪在运行中它们的能量一同被置换接着退去，这么一种感觉与对这种感觉的感觉他知道并且熟悉。只要他足够随意，它们并不会滋长他的疯狂（在哪儿？一定在被压制的最深处），即使不好，有时又实在漫长，它们还是会离开，稍后远去。感觉而已，一个人他是一个感觉动物而不像一个万事大吉对一切死了心的尼姑（那是要有多残忍！）他敏感。他对蓝色，而不是一种烂大街红色或其它杂七杂八的色彩尤其过敏。因为且仅只能是因为他个人的历史原因导致的知识结构变化。而不是身体。一种蓝色，任何一种蓝色的一种蓝对于他而言都是非常态型输入，他能明显感

觉到。这也是他能长久望着一个蓝色饮料仿佛望着一个蓝色事件它简洁同时又一定泛滥的原因：他可以无尽输出。同时又是安全的，稳，而不会真的陷入丧心病狂，不会。因为说到底这些从脑汁里源源不断的输出并没有使用价值，无法去指挥一个人的行动，他只是独自静坐着，仿佛一个佛陀枯萎中而不会对任何事物有任何一丝怨恨：就像一根射去太空深处的啸响火箭没有回头。即便偶尔躁动或哭（他有时会这样，但通常很轻声）在所难免，但也就那么回事儿，在这种被誉为神圣的蓝色感觉中他也不怎么讨厌自我。他要是反之可以做到像这一个百事牌饮料那样安静而独立立在桌上他无非是愿意的。并且周身也可以泛着一些忽明忽暗蓝色光芒，未尝不可以。因为他感觉就是这样的。当他感觉到，哪怕是一种明显错误，他也懒得去排除它们。不是在一种坏循环中，它们，它们只是在不知道为什么以及怎么流淌但就在那里流淌着，放任自流。（这时，吃一个草莓，它酸甜参半）它们，简单说，当然是被一种蓝的底色衬托着，是单色的，时好时坏且质感与肌理同样混杂这些感觉。但他也不会去筛选它们，不需要。这便是度过苦日子的方法，只须一个像百事牌饮料的一个圆柱体摆在近处的桌子上，是蓝色的同时点在桌子边沿的那根手指头因为觉得实

在有些累而暂时离开一会。用它去点燃一支烟雾什么的，大概也就是这样，去完成一个最大幅度的动作。而这种节奏感无疑是好的，感觉优良。同时用同一根手指把一小段烟灰正确卸进烟缸中。如此反复，偶尔也从对这个饮料的视线中移开，转头稍许望着窗外。窗外，那里主要是天空，一个中午的阴郁如尼姑般而不是一间印刷厂的天空是灰的而不是蓝色。天空（而不是天。天是另外一回事，它过于形而上）有天空的蓝色，天空主要是空荡，它的本质（若是有，我们说）。而不像一个蓝色百事，即使它是百事牌的，意味着拥有长达百年的悠久历史，它的革命激情以及乌漆嘛黑反种族歧视的文化，它无非一种蓝色不是吗，不是。过分强调一个百事牌可乐的色彩真有这种必要？在这么一个不怎么恰当但也无所谓合适的世道（盛世），娘希匹，拥有核武器才有资格发疯。这无非也是真的。不是么。而事实上，发疯并不需要有多严密的逻辑。当一头一发不可收拾的鸬鹚（没人知道，是什么刺激到了它）在风中发起疯来，它全身迸溅出的憎恨精华使风的颜色也会变得乌黑，它有这样的实力。同理，（因为爱情）尼姑也是。但她的疯狂只会让她更加沉默，在沉默中一再沉默，一沉到底，她不动了。坐在寺庙门槛上饮着一个百事仿佛抚慰，远远望着丢

在地上的那根扫把，脑汁不再移动。谁知道呢，也许那会儿已是在三月。到了一个她该下山苦行的季节，但是不能。随便撇一眼那天空，透过那乌央乌央的空荡她便预感到世道大乱在即，炮弹飞舞在半空中，什么鸡鸭鹅这类家禽与象群什么的似乎都到了发疯边缘，她怕。也不是。她只是不知道自己正在发疯，失去了那种返照的功能。她孤寡。以为自己真的是一个标准尼姑而又能用什么去定义她呢？自古以来，尼姑的疯是必然的。当然，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去欣赏，尼姑对自我的统治与独裁不能说有大危害，至少也是洁净的。而中午，一个摆在桌上同样不动的蓝色百事不同，它静，内外不分。没有使之疯狂的逻辑，静静地处在世道中，无法描写，不再能去叙述去抒情，因它便是逻辑与疯狂本身，三月。

船帆升起。马匹，缰绳脱落。在看得见的近处，一个蓝色百事就这么静立在桌上。仿佛一直就这么立在桌上。安静，独立，坎坷（谁知道？），它的过去已经过去，莫要再提。仿佛只能这样。它关于如何过去的方法我们知道？它已过去。作为一个事实，它又到来。从过去中来。它来，到达，同时它还会继续过去。继续到达，而不是回到过去中。它不停留。至少不会停留太久，在任何一种事实的到达中，它

只暂停：仿佛一个像它那样的是蓝色的一个百事安静地停立在桌上。它从哪儿来？过去！从它自身的过去中。它来了，就这么忽然到达，暂停在那儿，在一个桌面上或只是那儿。仿佛也只是这样，短暂而仿佛又那么漫长。它是这样的。一种蓝色，一个百事牌同时作为一个罐子那样的东西被我们看见。而我们知道？一种它那立在桌上的蓝色，一种它的过去，我们只能知道一种。在所有蓝色中它的这一种蓝，与所有已经过去的其中一种过去，我们仿佛知道。而不是作为一种事实知道。事实是，它不是一个炸弹。尼姑，或一匹鸬鹚，一种情感或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百事牌饮料，是蓝色的。也过期。仿佛是这样的。它只要从蓝色中来，它便只能是蓝色的一种。而从过去中到达，（又有什么不是呢）那么它正在到达。这到达密集。也正在过去（仅作为一个向前的动作，而不会实际返回到过去中），仿佛一种消退，是迟缓的。即使安静、独自，它立在一个桌面上不动它仍是暂时的。而不会在任何一个地方一种情形下停留太久，那不是它的价值观，它始终物。但也不能说它的到达，是为了过去。为了一种正确。我们知道，当一个东西来，陆续抵达，它在所有色彩中是一种蓝色，而在任意形状中它是一个圆柱体而不可能是其它。那么，关于它

的过去我们已经知道？仿佛是。仿佛也只是这样：这时，我们能明显听见，尼姑轻轻叹出一口粉红色的气体。仿佛她也察觉到了，她也是一种只能从过去中来的事实，仿佛一种恍惚，她不想知道。当一个东西实际到达，它是为了它的过去吗。可是过去的，确乎已过去，而无法返回。过去，即便有无数种方法返回，我们也只能知道一种。即实际的不可能。一个蓝色的百事摆在桌上，它的过去意味着，它是一种实际来自过去的事物，而我们知道？我们只能看着（主要看着它的全面积蓝色），它正在过去，且是迟缓的。始终也是一种关于如何过去的方法，也是正确的。是实际，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事实：它蓝色，与附近所有事实（一杯干净的牛奶同样摆在桌上）一同到达，同时又以蓝色的方式过去。是远去吗？不是，不像。这太人，人的情感。就在近处！它，一个蓝色百事，伸出一根手指就能碰到。而不会对它的正在过去有实质性的影响，因为彼此的完整而孤独。由此，它一个蓝色百事关于如何过去的方法我们也已经知道？那么，它的坎坷呢。假设这就是，谁知道？一种安静与坎坷，一种它那立在桌上的蓝色的仿佛坎坷的东西。它也许只是来。而这，我们是知道的。已经知道。只要从蓝色中来，它便只是蓝色的一种。且是在所有蓝色

中唯独它的这一种蓝，一种已经过去并且陆续到达的事实，一种明亮的蓝色的蓝色。它在来，在到达中，顺便停留。这停留如此短暂，也仿佛是漫长的。仿佛意味着一切都会过去。而过去的，我们就不要去提了。又有什么好处呢？没有。仿佛过去是一种消退，消失而作为的一个百事牌同时又是一个圆柱体它的过去本来就是这样。而无论怎么消失，也只能消失在它自身中，反复淹没。仿佛从来就是这样的。当一个东西从过去中到来，就在看得见的近处，一个像一个蓝色百事那样的东西就这么静立在桌上。这太伤神。一个百事牌，同时，它是不是百事牌的，又有什么不同呢。作为一个正在到达的事实，它被我们看见。是蓝色的，（已认识它太久而我们真的知道？）一种蓝色。这蓝色密集到达。也在过去。作为两个动作，实际又是同一个动作。一个百事牌饮料的到达与过去，作为一个正在发生，不断补充的事实，它在那儿。在一个桌面上，占据着空无，而不会，我们知道，停留过久。是安静的，它。没有任何声音，却又正好能听见它的动作。因为这就是关于它如何消失的方法，而不是看见。我们仿佛是知道的。它的在这安静中的那种坎坷，一个蓝色百事就这么立在一个一个中午的桌面上，异常安静。仿佛哪里不对，但又不会是错的。不在整体，

也不在于它的色彩，在所有蓝色中它的这一种蓝我们实在老早认识与熟悉，既普遍又神圣。那么，也许是一种暂停。一个那样的蓝色的一个百事静静立停在桌上，以物的形象它暂停着。安静地仿佛在等着什么过去，或者到达。它的安静仿佛让人想起一个沉思中的尼姑，她在想什么？无从知道。我们知道的，更多是来自于语法的惯性。比如，只要蓝色，它只能从蓝色中来。而一个圆柱体那样的形状，归根结底只是为了容器的体积最大化。而短暂的，一定也是漫长的。而一旦可提及的，它也就决不会停留。即使它安静、独自，仿佛一个摆在桌上的蓝色百事，它决不会是一个炸弹。并不是它没有词汇意义，是一个炸弹不会那么单独与静，它的笔划数量与情感需求都不满足。诸如此类，是一种使用习惯（又有什么不是呢？）的倾向我们知道。比如，一旦我们说起到达。我们便会知道，它坎坷。是吗？谁知道（无论谁知道，谁就是我们）。就是这样。就像所有一种到达，必定从过去中来。就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为了所有的到达。那正是它的价值，让过去的过去。而不用反复提及，它们。一切都会过去。就像一切正在过去，且仅作为一个动作：它短暂。这从望着近处（那儿随便一个百事可乐那样的东西）就可以知道。而不是（我们又是怎

样想的?)一种遗憾,尽管它实在也是蓝色的。但遗憾,总归长久,无法过去。它不是一种短、暂的事物,要是真的说起遗憾。一旦我们真的说起遗憾,我们便会想起一九八六年。那就太久远了,我们(我也举手同意!)最好还是让它过去。或暂且过去,哪怕就让它完整地留在过去,也会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况且,仿佛也只能这样,我们才能长久与静静地望着这个蓝色百事牌饮料的全部事实,在如此近的近处。虽然难,但那正是我们的价值观。即使不应该在一个事件中停留过久,它会过去,我们知道。但这就足够了。伴随它一同过去。这已是能付出的最大的一个动作我们知道。我们来,实际到达,而不会错过什么。它就在那儿。仿佛一直就这么立在桌上,等着我们的到达。而我们也是从自身的过去中到达的,与它一样。我们与它同步。仿佛最好就是这样。它来,我们也就到达了,并看到了它的样子,是让人放心的蓝色。而当它陆续到达(在一如既往的过去中)我们也会知道,它无非是一个过期饮料。也许是它来早了,谁知道呢。我们知道的是,我们一定会正确到达,而无论有什么在那儿等着。我们本身代表一种目的的正确。而一种像它那样立在桌上的东西,又能错到哪儿去呢。它甚至是蓝色的!或就是蓝色。一种所有过去的蓝色中的一种正

在到达的蓝色，那么暂时，又那么确定，仿佛它从漫长的过去中马不停蹄到达，忽然又停在那儿。仿佛它有什么用处似的。或仿佛它就是这种风格，一切都是为了过去。而不是为了让一切过去。我们知道？也是不知道的。过去的，已经过去。这是我们唯一能知道的事实。在一个桌面上，或只是在那儿，近处，一个蓝色物体，它并没有向我们展现它的过去。它是百事牌的（从没改变），同时又是一种蓝色（除非透明，它必定有一种色彩），而剩下的被我们看着但又不去看。那便是它所能到达的全部实情：不是一匹鸬鹚或其它忽明忽暗的事物。它到达了，短暂。是啊，仿佛又那么的漫长，来到近处。那么克制与具体，仿佛它只是为了一种到达，从过去一路前来。它不能，也不想过多停留。它是安静的。只是作为一个百事牌饮料且过期多日，它。实在来得不是时候，且它的到来是那么密集、均匀，在一种让人轻易想起一个浪花的蓝色中，想起一个趴在寺庙门槛上嘴角不断吐着泡沫的尼姑。她同样短暂。但她，我们知道，她也一定经历了漫长而坎坷的活着。那么蓝。独自，与难免抒情。仿佛她包含了她的所有过去。而它们，还在陆续到达中。而要是她能扛住它们，她关于一种如何让一切过去的方法我们也知道了。而不是为了那已经过去

的过去(就让它们过去好了,不用再提,没用的)。就像近处的这一种蓝色,在它自身的蓝色中过去,忘记,而不是去重复定义:它是蓝色,那它就是蓝色。只是这样,仅此。让它过去,蓝色,而不是返回到蓝色中。这与回到过去有什么分别,没有。也不能。仿佛一切也只能这样。无论在一个桌面上,或只是那儿或作为一个安静的事实暂时立在近处,它是要过去的。是事实:仿佛一个像这样的正好是蓝色的一个百事,静静停立着而没有仿佛。完全没有,而只是到来,一种陆续不动的到达。它的全部就立在那儿,即使暂时。又有什么不是呢?即使只是一个不动的动作,一个静止的百事牌饮料,亦或尼姑(她们为什么总是单数?)且她的不动永远大于她对一场过往的雨水的思念。不清楚,但正是她的反复,使得她愿意在任何一种情形下都做过多的停留。她愿意,因为情感。而不是作为一种纯粹的无情的物。就是这样,她总归怕。感到仿佛一切都会过去。而不知道其实她成为一个尼姑而不是化身为一个精神分裂的鸬鹚的动机便是去忘掉一切,她怕一切不会过去。但是谁知道呢,一旦成为尼姑,她便忘了过去的一切。这实在太让人伤神。好在,这也是所有过去的其中一种过去的方法。也是蓝色的。而且尤为坎坷我们知道。而当我们跟她商量,过去的,

就让它过去罢。无非是没有用的，对于一个尼姑，她一定是一个标准的尼姑。于是，我们谈到痛苦了吗？也是没有的。那就让它过去。或暂停在那儿：如同这一个同样标准化的蓝色百事，它近。以一个事实的方式静止着也在持续抵达，而不是通过它回到过去（一种痛苦的根源）我们已经知道。它会过去。如同一种色彩褪去，甚至被遗忘。而不是一种情感什么的，什么都不是，它。暂停在那儿。是为了过去（那是真的）。它从哪儿来。无论从哪儿来，无非也是过去。既然过去，那么它就不会实际返回到过去中。作为一个稳定的事实，它立在那儿。这一点，仿佛我们已经知道。它立在一个桌面上（是的）不动（是的）蓝色（是吗？独自，也安静）它是暂时的（我们一定知道，不用再提）。坎坎坷呢？谁知道。谁是我们？不知道。仿佛一面船帆升起，却忘了绑住那根绳索。

一个银白色蓝色百事饮料坐落在桌上，三月故意，当一种色彩发生自我颠覆，你在哪儿？而你在拐过街角时看见了那个手势，指向天空中央的那个洞，她不会离开。实际吐出一个类似抹香鲸那样的东西，在一个花朵的成长也必然枯萎中，请原谅，一条公狗瘫痪在路边随便一株银杏的树荫下。没有愤怒，与大多数事物垂直。它不像是一种快进。与进入旧社会的词

汇现场是艰辛的尝试对称，她们同样不可触碰、危险，但离尼姑还有相当理性的距离，它们不会自燃，结构稳定。需要开始默写了吗？让两只脚交叉搁在桌子上意味着到达任何一种边缘的不可能，或从那里，哪里？从各式各样的四面八方返回到呼吸的乘积中，接着刺破与跌落。蓝色只是荡漾而没有依靠，一种中午亦或颓废光线下的色彩朝远处倾斜。一段宣言丢弃在战争废墟中被动长出草莓。这还不是最坏的风格，她毕竟还是迟到了，议论者把时代划分成了表格，各执各的想法。但也没有谁在命令谁，凡一切皆是虚妄是虚妄是虚妄之余，是虚妄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反抗。包括诗与一根圆柱体。那么，谁又是谁？它们当然粗糙，当一个松鼠从空中翻落，它并不是真的需要一个降速伞包，它的看见只当是没有被得到承认，因为岛屿。而不是一个动物的单独，联系它们的同样也是一种色彩的蓝，此时正泻在东西走向的动物园路上（不到五百米处，归元禅寺汇聚着五百杂牌罗汉与一尊高耸入云霄的双面观音），一个棕红色马匹四肢极瘦，近乎隐藏了它所有的属性并且散架。附近没有飞过的鸟儿检阅，它便什么都不是，（是一种虚叙述）而不是它至少对应着一种什么鸟的逻辑？直接跳进尼姑怀中，排挤掉那匹从一九八六年起就已脱相的真鹅，无论在风雨中

抱紧，还是终究会下起雪的虎山的山尖，那虚度在形而上浪漫中的蓝色，无非不是也不能是一剂解药。对此，关于及时、必要的穿梭，我们业已有过提及，在上一次下楼梯时，被视为一种集大成的独裁式移动。它起到了锚定的作用，并以此对她们（一群淮安来的尼姑的扩大化）保持警戒距离。队伍虽曲折，但那佃农般的脑汁仍在广场舞曲的恶俗中回荡着，直到睡眠注入身体。在一篇以华丽著称的复兴骈文中，它暂时还不会死去。有时，沿着一个蓝色火苗，我们看见它在灰烬的尽头复燃。妈的，这都什么时候了（一个星期三），你的手掌还在摊开着吗。冒着一股蓝色青烟，如同在溪滩上烧起野火而一只极端活泼的鬼，注：不是魔鬼，仍然被束缚在自由中。无疑，是它决定它的习性是善的。一旦从井里被捞起，它不免又陷入主义的悖论，无效莫过于此。而什么又是值得回收的呢？电视机，豌豆尖，还是一个老派救兵。没有明确的，同时又非答不可的答案埋伏在中午的光线下，它们也懒得起义，与其被一头鹤衔起用它那超硬的脖子甩出，还不如不了了之来得最终幸运。它们正是这样的。一个过期、蓝色的百事牌饮料摆在中午的桌上，它的展开如果完全，那么在普遍情况下，它不存在。而要是封闭，她作为一个成型于寺庙的原始现象，

也就只能是一个整体，照顾着一切。两者根据与论证充沛，皆不可缺失：恍悟的意思是恍惚中，它们一起撞在了一个深海石斑鱼的银光鳞片上，而我们通过这种蓝色就已经知道？内部并没有神秘的远古事物，只是来来回回，一种在近处的过度解释，一种释放。蓝色，以及所有蓝色中的任意一种蓝不存在于色彩中，始终是她们为了秩序带来的方便发明了它们，落后，但仍被视为文明的一种，它没有名称。连同那根火柴棍，被一起丢进沟渠的还有那部村级灯笼。事情就这样起了变化。雾气中，丈夫远去。你知道他没有回头的实际原因，和他的复杂皱纹。它们与虎的隐秘无关，不是一种乡村经验（它通常黑乎乎的），如同一个蓝色月亮悬置在空中，一切清澈的尚未被成熟破坏，于是乎，也无法在世界这种佛词的极端应用中建立起一个新的画面，就在一个过完氧的剑鱼被重新释放到海的蓝色中，事物缓缓远去、消失。难道这是应该的吗？不想遵守既定的程序，那就去设置一种自我规定，团结永远是狐狸们的集体幻想。不同于一个停立在树桩上的野猫，它只要单独，它便只是单独，而不是在（面向什么？）表达一种单独，以便让一个落荒路过的尼姑突然怀孕，只是三月（凌晨，罗曼·阿布拉莫维奇突然发布声明，决定出售我们切尔西足球俱

乐部。还有谁？两次欧洲冠军，五次英格兰超级联赛，三道杠之王，神灯，圣·托雷斯……），并不存在这类偶然我们知道。偶然与充盈有关，而必然，顶多是偶然的一种特殊碰撞，诞生于虚空，却忘了在一名尼姑的低能量时空的心理阴影中湮灭：望着那口倒挂着的钟，她还在犹豫要不要敲响它。就让那种张力因事件延宕而逐渐强烈，她不需要在那儿。遵守季节变换的约定，背起锅，拖着尾巴，她迁徙下山去了。只是去哪儿，在路上她不可避免会遇见什么年轻亡命徒、斜插在路边的鸬鹚什么的，或其它豪饮可乐的尼群。它们过于鲜艳，默契，相似而不可打开。以及极易被蓝色的幻觉传染上，一个接一个的犯上了世界级通病，但其实也只须枯坐在岸边，心无旁骛远眺对岸那堆温吞篝火。毕竟她与她们一直是支持卢照邻的，不是吗。即便后者，一个经典知识分子士大夫已经对此免疫，但朋友总归是用来投反对票的。而不是像屈大夫，太过迷失于天问中，又实在受不了那种委屈而投了河。还不如一个雨燕来得轻巧呢。同样是迁徙的一种方式，北京颐和园内的雨燕，秋天后，还没开始算账，便急着离开北京（当时的北平），不是往南而是相反，往北飞出内蒙，进入外蒙古边境后一路向西，跨越新疆山脉，稍后进入乱七八糟与乌漆嘛黑并

列的中亚干燥、蓬蒿地区，不作休息接着向南进入土库曼斯坦和伊朗（有多晴朗？），再折向西，进入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油田产区，那里，暗杀与烟雾同样盛大，接着跨跃红海而不需要那根分水拐杖，直达非洲厄立特里亚。飞行的同时，一边在空中觅食与交配，绝不停歇。也有为了饮水，降速太快导致供血不足一头坠入水中，沉没，被鱼类捕食。事情就这样运行着，偶尔发生。必然中的一种个体而不是大数量情形，接着向南飞行到肯尼亚境内，再折向西飞往刚果民主共和国，道路之曲折仿佛佛陀的坎坷，接着继续朝南注入，飞行几千里，最终于当年冬到达纳米比亚和南非一带，如此远以及遥远，但它们安全了。与信仰全然无关（那是热衷于拔高事物的灵长类的事），是勇气，总会获得回报。一个中午，当一个蓝色百事不动，静止在桌上，它是否也有同等壮美的部分。不是的，它在全部壮美叙述的中心，那蓝色！跨越山川、纵横交错的江湖，掠过泛着泡沫脏乎乎海面上那浪花的反复生成与倒掉，绕过连绵不断的奴隶史与网球场，（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与一阵微风一道抵达这里：这里，一个近处。这停着的，又是一种什么？莫非是一种始终涡旋在脑汁水中的东方知识，蓝色：说得客气些，它是天空的色彩。而仅当从字面结构分析，又

不会有人在乎。他们顺手甩出一张红中，或一张纸牌。那必定是一张方片三。仅此而已。作为推进中用来当做跳板的道具，它们基本不会有大的情绪起伏，只是在执行一种关乎冷漠与置身事外的自然权利。与一个稳稳停在半空中烧着的电鸟雷同，就有这么杰出与非它也与那根唯一的救命稻草保持着行动的高度一致，宁肯投降，也不会去主动折断。决定它们的年景确实不好，世道也在快速退化，但又向谁去讨说法呢，我们之于我们，还是酵母，还是说它就像一个主语那样杵在斜对面。它又不是一种震源。这时，窗户是打开着的，可以让一些气闷的事物顺畅通往窗外，世界便在那些光线下。与它们比，我们是如此不同。（仿佛剥开一个桔子）而要是实在感到饿，还可以暂时离开这里，去睡一场觉。但是不会。那不是你的想法。但也不是为了你，我们才在这里对着一只袜子自言自语。叹息，与追尾一个搞不灵清状况的鸟儿，它的那根把控方向的羽毛始终还握在你的手上，然而你并不知道你已经是救世主。以为自己只是一个片段，一个旗语，一道在风中长着几根稗草的矮墙，一部可测量一定重量非此即彼的电子秤，一根葡萄藤上的一个别处的花朵，一点儿烟雾与它的必然散去。诸如此类喻体，就是这样的，由于历史原因，你的丈夫

无端离家不会带给你精神上的振奋。他没机会带领尼群奔赴前苏联，不会的。徒劳对他来说已是一个报废了的词语。与解放、老虎、拥抱，或一个干净的蓝色电子摆在桌上情况类似，它们统一过时了。包括统一本身，征程已提前结束，它们已被归属到植物学范畴去管理。不会再是一种动作，是近处的这种蓝色解散了它们的时代面貌，与她们一起被藏进一个鲫鱼的肚子里，往西天游去。春天正在到来，事件的发生总是以意外（必然）的方式，轻巧而残酷，我们能想象到一种接受它们的麻烦。看见它们的全部，我们也就认识了我们的内部，那里没有爱，也不是荒芜。没有东西列队等着示威游行的开始，我们得到了一些甘霖。至于恐惧，它简直就是我们无法驱逐的邻居。那门一直禁闭着，当我们溺水，它的形象便成了一座救命的岛屿。但我们的船帆不在那儿。通过一道墙壁上的裂缝，我们被挤压成一根与它同等宽度的闪电，是黑色的。那是光线通过一种蓝色，而我们被全部吸收。是这样的，经过一长段沉默，那根属于尼姑的手指又忽而动了一下。一旦你发出类似清晰的号令，我们时而也会是这样，而你也无法抗拒这种配合。这也是早晚的事。跳上窗户对面那个倒三角屋顶，我们一起在等。那是风景在作怪，还是在扫荡一个原理亦或一点孱弱

秩序往远处鸽子飞去的方向延伸。鸟笼照顾不到那儿。唯独那根尼姑的手指竖立在中午的光线下，大好形势却倒向了另一边。无处可指的手指在风中，中立成了仅有的选择，在这个季节节约等于浪费了一次弃权，但她们也不会真的退场，走向枯萎（共和制）。比以前更加糟糕，停在看得见的近处书桌上，从昨天起，她们就忘了刷牙，就连点燃一把激情香火也救不起她们。那么一定是跳水去了，或降解为花肥，她们愿意？更加玲珑与复杂，她们和我们仍有太多的不同。不可拆分，标记，在蓝色中反复转化但她们真的愿意？举起一直手臂，仿佛自由也是一种在河边的单数。就这样她记住了一头喜鹊跳上树枝不幸又坠到地上，反弹，消失。而技术上，她不会也从未离开她们的视线，形状的扭曲与变形在暗中进行。色彩呢？假设那正是一种蓝色，在所有色彩中的一种蓝色的情况，你如何帮助她们认识这种平常？不用像一个画家那样赋予它放大的意义，而不只是转移。涣散而不是持续移动，而更不是离去：她对此已经做出反抗。而不是一味口号上的反对反对与反对，而至少不是对于世界如何在一个泡泡中运行的一无所知，它抽象，但仍可用故事或一个寒号鸟演算。一种蓝色，一种音律，一种蓝色中的一种蓝，挂在墙壁衣钩上的一条牛仔

裤，充电，一个靠墙的衣柜，在一个阴天中午而真的不是并置作为一种传统修辞手段的大量冒进，迎着风，一个路痴高高站在一部播种机顶上，但愿菩萨保佑她平静如一个松鼠，倒映在天空中，它与其它多余的事物在一起的气质是垂直向下的。没有激昂。不含政治倾向。快速穿过平原。顺着溪流一直往南逝去，她回头了吗？不知道，我们需要回望才能看见。但是没有。你，我们，包括她们，尼群的失而复得亦或一个大写的鸬鹚，它们必然有振幅上的交集，同时在相反方向上又保持着平行而不可相互陷害，发起总攻还不是时候，它们局限。滞后，每次都迟到。这就是我们从少年时代起就在等待的原因。不是在等待什么，那里有什么？暗中的一个苹果，还是私有制忽隐忽现。没有。无非也没有那里。没有事件以外的事件在发生，她们在议论暴政的缺点与人的恶。那里不是蓝色在涌动。从那里挖出一个洞，放着而不去处理。植下一株花，它难免也不会开放。那里（空荡，但实心）就是这样，一种空的等待与等待为空。而我们在这里，在它的下面，从一开始便表现出我们自身的样子，且无须抬头在俯视中再次发现我们只具有非神的动物含义。而不是目的，雨在下，降落，破碎。那不是它的问题，一个停在暖气片上的苍蝇，无法解释出现在这

里的情况，因为不在那里，在一种事实上的近处。这种牢固可以被看见。它从哪里来？我们获得的不会比它更多。当她坐在窗前，还是阳台上，她能接受的底线是不被侵入，尽管这仍需依托于一些幻想才能成立。但她还是从尼姑身上学到了不少好处，其中之一便是接受这一切。她是云。不会像一个花朵那样折断，花瓣收拢。一种同时也是沉默的拒绝意识产生的封闭我们看见，而不是去追加一些厌恨，让丈夫自然远去总好过作为一种愚昧的象征而盘旋在她脑壳上空。就好像尼姑不需要开垦土地，一个厌倦飞行的雁最后堕落成为一头鹅。我们已在风雨中看穿它们。因此，它们才得以在光线下解放，有了无数的解。一一去统计它们的得失，翻滚与甚至篡改它们的历史就又会源源不断回到思想的黑暗中。即使在自然的界面上，它也只是细小的部分。约等于恒河沙的一粒，近似没有。什么是谎言是谎言是什么？相反，我们坐在佛陀广袤膝盖上究竟在瞭望什么？喝着灌饮料（蓝色百事牌）。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而懒得去跟踪任何事物，去深入。同样那里只有分形，未来，而不会结出果实。她尽可能去避免这些努力的假象，总之她不喜欢劳作。这里有一根手指，她竖着它不动的原因她也不想回忆。在散步途中，它们都过去了，与那

头绝不是鸟的一种的灰鸟一起。就像从雨里抓过一把雨滴，她想，（一个人在雨中）这又能证明什么呢。是一个动作导致另一个动作毁灭，还是谁又能阻挡她滑入一个框架的空中。都不是。你无法协助一个脑汁水腐败的人从深渊回到浅水处，她在水面上的运行比灵还要来得轻松，没有沉重，如同被抛弃在世界以外的错觉中。可以想见，那里存在一片极深的蓝色，在微光中，所有丈夫也都陷在泥泞里拔着藕。仿佛农奴制真的远去了吗，还是在陆续到来，它的高效率以及可重复利用的价值是否适合任意时代，当时，她捡起地上的一根树枝，挥舞着，感到在某根肋骨附近发出的一阵隐痛。点开它，它不动。仔细去体会，又觉得没有话要跟我们说的。一个人她知道她从不会失去什么，包括在当时的时空中有所惋惜。饿了就要睡觉，困了就该去吃饭，她理解也接受。没什么要补充的。进口一些猪肉与石油，从玻璃的两个面同时望着玻璃的透明感，这些都太当代了，它们往往会酿成无法善终的局面。谁知道呢，她香火，但并不是一个环保恐怖分子，宁左毋右，看着路边丢着一只蓝色皮球那样的东西，她想起了薄荷，便忘记要回家去读一部诗集。

同样都是忘记，我们知道的是她对麻木的感知能力要远远弱于甲板手与他们的风。在正

常风和日丽的天气情况下，结论总是会站在利于大部分人的那一边，而她，即使在尼群中也被认为是一个少数派，你简直（前提仍是风和日丽）用任何方法都无法捞起她来。那是壮举。放弃也是。天空的不可代入与她相似，同理一个雨中的猫她也喜欢看着，它们都是些无法撼动与解开的事物。这是能感受到的，只要光线足够近，并且在适当的范围以内词语的表现稳定，她便不会离开。一个蓝色的点还握在手中，她不会有缩得更小的想法。她停下，便一直停着。不像她们与其它一些丈夫，该走远的最终都会走远。它们结束的方式，我们看不见，但知道它们就在窗外，在城市街道、公园的一条长凳上等着一个女人走近说：你的凤凰鸟呢？死哪儿去了。那种状态从未离开。即使在一个由雨转晴的中午，三月，你望着她的全貌以及落在领口上的那粒米饭，无须其它理由就可以回到从前的日子。仿佛丢进一种旧社会质感中，一个少年望着溪水流淌，朝着还没来但一定会来的方向。那又是什么呢？也许不是什么。但也不会什么都不是，是预感，一种傍晚下的蓝色。与周围正在褪去的其它实际色彩无关，它在那儿。那儿，在天空中一个正在亮起的新星那边，又在那暗淡下来的山丘顶上的那株松下，也在回荡在旷野引起的声音的寂静而不在色彩中。

命，大概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在那儿。一个桔子滚下斜坡，如同一个事实而不能作为真相被我们看见。在一九八六年与以后，后者实在虚无，以至成为虚无本身，而它是蓝色的。从认识它到建立起一种在那儿闲逛的态度，驾驶着一部随时准备抛锚的手护拖拉机，与她有关的都在那个拖斗上，与一群前去交配的羊群在一起。那会儿是冬天。尼姑们不再出没在乡村机耕路上，她们有自己的事要去做，看海，要不还俗去深圳当一个裁缝也无不可。诸如此类在时代驱使下蓬勃发展，从田间地头升起的光线忽然变得绚烂，花朵开放。一旦春季到来，她就消失了。而那种不在所有色彩中的蓝色沁进一个少年的深处，转化为成长中不可取消的源泉，用来解渴一些时不时总会路过的怪鸟。支配它们飞行，以及在错乱飞行路线上的各式暂停，它们需要。在一种滞缓且单向的时光中得到稍息与片刻恍悟，它们有过吗？那种卡顿感。不像是会来自一个飞鸟那样的物体，它们流畅。是连绵的，仿佛山丘叠着山丘从不间断，一支河水汇入更大的河面而不会无端返回，其次，（不需要监督，孩子是自觉的动物）一张树叶从树枝翻落。我们能看见这些，究其原因是没有值得怀疑的理由。它们就在那儿，那种不存在丝毫恶意的完善迫使我们的视线离开，并且清晰

地感到一种饿。一个人下楼去吃午餐了。就这时候，丈夫还在哪儿？不知道，但一定像一个屋顶上的鸽子鸟那样还停在那儿，直到我们也会最后离去，他的计划不会中断。他会耗着，自己捂熟，即算来到熟透的边缘也不会从一个孩子的心中掉出。这就是他成为一个丈夫的大招，虎只不过是一个借口，他明白。不能留给尼姑哪怕任何一次机会，这是出发前就已经盘算好了的，与她们迟早会老去的事实无关，他的标本化。有太多的，接着又是太过随意的想法掠过，而纠正它们的时间也已经过去，就这样以一头不复还的黄鹤的速度且均匀。那些普通情感还能起作用吗？当他真的想到与它们无关，又怎么审视这层特殊关系。不能就像这个近处的过期饮料它只是就这么摆着，蓝色中彻底不动。不在所有一种关系中，也不会独自熄灭。它是如何做到的？没有情绪与火并这种内部现象发生，看着也不像是一场外星灾难。那么静。物，简明而无须过多的说明而仍然成立。无论风雨（那真的与它无关），还是在中午明亮光线下的黑暗中，它的材料保护着它不会疾速腐烂。而通过观察它的那些反光，我们模拟出一种扭曲化的平面，以及覆盖着的那层奇怪色彩，一种莫须有的文化，味觉以及液体在身体内的爽快动感，以为一事物就是这样。而它根本不是，

而只是一种孤立。这些，他能做到吗，去创造这一切。我们在谈论什么？谁又是我们。谁又能与他一起孤立，如果他是谁，一个提着灯笼离家不归的丈夫。他确实去哪儿了吗。去了那儿，我们从未指明的一个地方，某处。一个只要离开这里就不可能到达的任何一种非空间的地方，并且被强制为一种蓝色。它在日常经验中不可能像一个兔角那样被找到。甚至我们还引入了尼姑的想法：自古以来她们都是危险的。她们最好仅仅在佛陀、菩萨与道士旁边，叹气还是幽怨这些都随便她们。是我们在谈论。并且谈论着。一种离所有事物远去而我们只能身处中心的价值观。尽量不动，安静，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天大的事。要是天塌下来，那就让它塌。我们找到丈夫，帮助他说出那种感觉，而他还没楞过神便问道。妻子呢？她去哪儿了。谁？妻子。妻子又是谁？我们问。一个女人，丈夫说。没有女人，没有。我们安慰他说，这里只有尼姑，尼姑婆。妈的，给他拿碟！给他拿碟！我们中一个人突然抢过话说，他完了，已经晚了，在一个坏循环里出不来了。我们连忙转过身，看着这个人。她提着灯笼。那部灯笼！可谁又是她？忘了。我们望着灯笼内那忽明忽暗的蓝色火焰摇晃着，仿佛计划随时在变化。但又怎么样呢，我们并没有真正要去想起谁——还是

左边的来得鸟一些。

同样停在不同屋顶尖上的两个中午的鸟儿：南方黑白大喜鹊与饲养大鸽子家禽。在同一个天空下，同样世道光线中被同一个人看着。大致相同，也不是大同（这决不可能，因为人有罪而对立），它们，似而不同。而实际确乎又有什么鸟的分别？大约也是没有的。这其中，左边与鸟，无非是对现实的隐喻。没大的意思，寡然。要仔细去看，它们鸟，那是真鸟。鸟的实相从来不得半点儿虚假，不是么。不是。两个鸟同时不动，鸟头望着天空方向的空荡，意味着它们暂时不饿，脑汁水平静如自然，一个在前，另一个必然拖后。而假设一个在左（一个相对的概念，定义它是有多难），那就让它左好了，鸟而已。它们最终会演化成地上的鸡，以及最后统一化为珍贵的石油。它们来过。当我们以一个可扩展的事件的方式看着它们此时存在的形式，我们没去想起谁。而是从阳台返回，回到房间的窗前牢牢坐下，坐在一个饮料附近，它的那种蓝色的在那儿，而我们总归哪儿也不会去，也无处抵达。坐且仅仅坐着，（远离枯、幻、玄、冥想这类劳什子）同时如一个露水与一把超硬闪电，仗打完了吗？从横跨西伯利亚高耸针叶林到风暴黑海的乌黑沿线，从一对饮着可乐（可口可乐）的北极熊母子到一个赤道麦哲

伦企鹅的闷热，也从越王勾践（他的宝剑复制品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幽静灯光下躺着，他可曾料到这一天？）到地富反坏右到一个钵倒扣着。也从一个原点出发，绕上几圈，重新回到坐标原点。当然也可以从一个浣纱尼姑的身边不小心路过，或从一口停着那头翠鸟的井边：为什么以及凭什么？它始终背对着我们。因此，它也许认识卢照邻？鸟知道。因此，它必定也是从空无中来的事物的一种，经过一系列无常组合必定又回到空无中。前线静悄悄的，一支尼姑小分队还在连夜撤离，殿后的同样是那支控制力极强的送葬队伍，乐声摧枯拉朽，炮仗声沉闷、独立，走在末尾的那个年轻书生左手抱着一头鹅，右手同理，高高举着一罐超大号蓝色炮灰：无非也是百事牌的。就这样她们必定也在对宿命的迷信中走散，丈夫们老早知道。就是这样。从出生被抛入世道中，就着上好的光线一路散着步直至消失干净就是这样。从四川某个小地方，依山傍水，拐飞去东海，不知几千里，从一个凤凰到最后也没变为一个精卫鸟，更别说浴火重生，她失去了仇恨的能力。也就遗忘了反抗的本能。而这是应该的，在如此广袤大地上的一副杰作，她是。只是。而无法是一名闲适尼姑。因此确乎也没什么可实际愤恨的，从打出一张红中到接着抛出另一张红

中的烂牌中，我们看到事实的明亮，与它们的残酷闪耀。事实一旦发生便不可动摇。无论在风雨中，三月，春风和煦（树人，她在哪儿？她死了吗？什么时候。昨天还是前天。总会有人知道。即使没人知道，她自己也会知道。她仍在那儿：那儿，一根尼姑的手指正确指着。不是吗，但这就是它的当代用法），适合在微醺中陶冶着琴操，即便她如此另类，令人惋惜。而无论是不是在最好的光线下，我们总能找到沉默（面对人、语言或世界鸡巴什么）的理由，无论从上古遗落的道德中还是隔靴搔痒的故事里我们又是谁，又死去哪儿。在拼音输入中，我们是一堆泛黄的民族废料，而在风中，则只能是一根无法把控方向的鸟毛，因此，仿佛你是谁，我们也就是谁。因此不鸟鸟之。无论是否在一个佛陀的觉悟中还是资本主义与旧社会一起没落的黄昏，不鸟鸟之，而同时一个百事牌饮料伫立在书桌上。从（这已经不能说是一种）能量到能量，它们守恒，从未被淘汰，从恒星从光线中来。因此，也只能是这样，人作为一些遥远光线的副产品因此也是神圣的，并涌动。从资治通鉴的阴谋到一个饮料水分子的布朗运动，莫扎特到火花马的星期六，到天佑女王，无非涌动。而你看清楚那种涌动的变化没有？那种道在屎尿屁。因此你的那只手臂还高高举

在空气中，迟迟不愿放下，几乎就快要举进天空那蓝色中。以为能获得一种神圣启示，其实荡然。因此你起身，离开一种不动，缓缓下楼去烧一壶水。而你却在想，要是无非没来过，她又怎么会实际离开呢。即便尼姑，她的用处除了指向尽头还能有什么呢。因此也只能是一种词语上的反复。不可被替换的在反复中的到达那儿。远，以及必然遥远，一个她（哪怕真的只是一个尼姑。而关于这一点，你从没搞明白过不是吗。进去了吗？它。她的那根洁净如葱的手指）不在的一个地方，无论从任意一个视角观察，以所有方法去审视，她都不在丈夫那一边：在一根与其说世界不如说世道的边沿，望着一个门吸。这太韬晦，那么，她有去哪儿了吗。还是不动，静着。这始终是一个任何答案都不及的问题，是无非也是一种非事实但又实际存在。即便一个沉在水底的鸬鹚也是知道的。当然，它也不会去过多的想念她，或她们。没有那种必要以及那种中庸的方法，当然，免不了它同样也是坎坷的（现在，蓝色。我们似乎已经忘了，但被遗忘的好处总归超过它的错误，从来都是）。就是这样，而不用急着去否定（那是因为厌恶），逃离（它又是什么原因，还是一种审美观）与移动：这些无非是自动的。这就像船帆必定升起，而是花朵，它总要对着

空荡开放。是人，它就不能是一头被禁锢的动物。而是事实，它们就必须有所停留。同理，尼姑与严肃呼应，而一个百事与它永恒的蓝色被我们看见。而我们因此就知道了什么？没有。毕竟也没有实际要到达的地方，谁（只要它是我们）都知道。蓝色，一种蓝色正在渐变中远去。与它的沉闷与包含大量悔悟（它足足有五百行那么长）的远去，无论从一座空庙院子里的那株银杏树上方，还是到尼姑划燃一根火柴的旋律中（终于被我们找到，重新发现），无非远去，而没有停留。没有思想：它必定荒芜、偶然且伴随痛苦：这也是我们不愿提及它的原因：就让它在那儿，在远处，让它沦落为一种彻底无序的涌动。它们现成。一个蓝色百事那样的东西，包括它的安静与近，一种独自的整体的在与那神圣蓝色，它们一律以现成品而不是作为思想材料摆在桌上，无疑是现成的（从斜对面望去）而无须习惯性扭曲、变形与用来忽悟。事实就是这样的，它们既不能在尼姑的想法中（仿佛有时也是合理的）得到安慰，在伦理中也不能去无端破坏、抹黑、污名化还是其它什么，它们无非也只是在涌动。在一种规定的状态内部一通翻滚，而不是到处飘荡，不像。因此也就在一个人脑汁里晃荡着而迟迟无法平息。它们就在一个鸟儿从屋顶飞开，射去空气的那一刻，

在缓缓剥开一个从路边捡回家的柚子的咏叹中哪怕一去不复还，哪怕它们就这样远去。而这实际可能吗？除非我们也能实际忘掉它们。而这无非是不可能的一种，是一种实际上的对不可能的无法接受的暴躁：仿佛一旦我们说起忘记，便意味着一些东西正在远去，远远离开（去哪儿？那儿吗。那儿又是不在这里的一种哪儿诸如此类），简洁且有时难免让人沉重。可惜它同时难免不也是无效的，步子跨得太大毕竟没什么好处。但同时也不会有大的错不是吗，从农奴制直接跃迁至空想社会主义什么的。关于这些杂碎，我们曾已反复进行大篇幅论证（详见拙作：《大写、在社会主义，竹林与玄谈庙》部分章节），因此它们基本无害。无论它们从一个广义上的漆黑鸬鹚出发，穿过天空那绝对的空荡，到达更为深入与结实的虚空（那里有什么？当然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种在那里的在（不在也是），与一只停着时间的电子表我们清晰所见，除此无它）而最终，不免还是要回到那熟悉的尼姑身边，即便她的母性已荡然无存，在佛性的常年冲刷下偶尔抑郁与焦虑，她想，只可是这些又有什么所谓与鸟的区别呢。她就是这样，即使在尼群如同鸟群泛滥的年代，仍坚持着她的想法的恍惚与不可辨识。无大的坏处，也没法用来自救与救谁的命，但作为一种度日

的方法也勉强能用它来对付，是良好的。否则，又能怎样？明知道时代不会变得更好或更坏，轻盈亦或暴戾，而只是去符合一些供需关系，难免忽明忽暗，就像一个现成的百事饮料就这么始终摆在桌上的不动，因为需求。因为蓝色。就因为它正好蓝色是吗，正好符合用来涌动的一种需求，一种洁净与同样它也是气闷的。而它正好符合一种事实的情形：从放下那只举着的手去点燃一把香火，到望着它，到它的缓缓熄灭的那种缓慢，几近昏厥的过程中，一个人他烟雾极了。而这正是他需要的极限。从，因为，当丈夫提着那部灯笼离家远去，他一定不会回头。他的需要，你，包括我们都已知道。因为（反正）它蓝色，而且正好是，无论是否是一种色彩（这尤其不重要），它蓝。正是那种感觉，我真能帮丈夫说出吗。谁会真正知道呢，无非也是没有的。那么，它们必定远去。对于无论什么，一个鸟儿：在一九八六年，那是灰鸟。而在往后的日子，它成了一头具体、轻巧的翠鸟，永远背对着我们还是无论对于它是否是一个所有丈夫中的一个，他们不可避免走进雾气中，远去，统统消失干净。而因此，无论他们是否已经掌握离去的方法，那种进程是否蓝色（它蓝色，一切都在它的控制中），它们必定像星系那样相互远去，而不再有什么鸟的中心，抑或

自我意识这类高级发现，没有。不再有。这就像真有尼姑这种粗糙事物吗，她们无非也只是在远去，而不是有实际需要抵达的地方。没有那样的地方，彼岸什么的，反之，痛苦便就在近处。在这个看得见的地方，在这个桌面上的一件事情、一个事件中，远去。由近及远，而总归不达。因此，它便就是这样，无论你反对（以及对反对的反对），还是支持。它没有。也不是没有，不是一种关于没有的那种说法，也不是一种失落。非事物的一种，它是。没有抓住的可能，不是吗（不是），它在远去。而不是。不是什么？以一种适当的形式远去，还是无非也只是在一种光线下，在一个中午否定一种远去而因此，它总归没有。即使它明亮，就停在那儿，明亮而空泛。仿佛蓝色漫延、褪去，一种仿佛不再是一种远去而只是无限展开，一种到此为止的蓝色，它是什么？而又无须知道。没有那种需求因为毕竟，当一种什么它不是任何一种什么，它便只能是一种剩余，即使只是一种必定的失败。而不是一种什么都没有而这无非仿佛也只是一种语法惯性而它又是什么呢。而无法停留。即使反复。安静、独自，一种远去始终无法做到停留同时又无法达到任何地方。而这我们始终知道的。与蓝色无关，不再有关。当蓝色远去，从必定也是从蓝色中远去，它便

不再与所有事物有关，它远去。意味着它不会停留，就是这样。那就让它在那儿。只是，哪儿？它正在远去，在蓝色中，神圣：我们永远记得。而无论它短暂，漫长，还是其它，它只要移动，它便是在远去，鹤，一去不复还。而这是应该的。无非已经足够，而从未以为它会实际达到什么地方（我们在担忧什么？既然我们并不是谁，我们实际为空）。不会，也不需要。它不在实际中。因此当我们已经来到这种情形，它也就成了没有，与不在。或它无非是，也只能是一种针对否定的否定的想法。而同时它又必定单一。不再需要任意一种理由，即使它朴素，我们知道。仿佛一个在尽头的尼姑没有返回而继续远去，在一种神圣蓝色中，远去，远去。而它总归是应该的吗。它至少会发生，且正在发生，蓬勃：在一个忽明忽暗的中午，它的独自、安静与蓝。而始终无法做到到此为止，甚至短暂停留，它不能（是因为不需要？）它总归是这样的，而不是必定这样。无论从，我们说一个鸬鹚，还是从偶尔路过一批散淡尼姑的原点（它实际上是一种方向，当它不再是经验）出发，它一直推动着我们移动。只是移动，而没有实际要去的地方。哪怕只是离开（它的一种特殊情况，是脱先）这里：一个近处的桌面。而它自身又是不动的，呈现出一种始终单一，与整

体上的静态。这是肯定的，也必定。因为这正是观察的结果。是不用怀疑，也不用去否定的一种远去在发生着。它既静止，同时必定又是一个动作。一个不动的动作，仿佛一种忘记。仿佛倒退，而同时无非也在前行。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而从未，也不去到达任何地方（那儿即使蓝色，也是一种极深、牢固与黄昏中一种正在下沉的蓝且任意：比如，也可以在一根寺庙的门槛上，一个尼姑倒趴着，睡着了。因此，尼姑吉祥！）这么一种先天的规定。不是吗。不是，或无非是，它无关乎任何一种判断。当它只是在运行（假设一种移动），它只是周而复始运行着。而不能以我们的视野帮它展开。并不存在这种实际的情形，因此，实际是，我们始终枯坐着，在一个黑钵边上，而没有挥舞着，哪怕随便一根什么火柴：而那只手举着。同时，另一只手，另一只手的一根手指必然点在桌子的边沿，静止不动。无非这样。仿佛它便是一种远去，与到达。而不是像她。她？她老早远去了。与丈夫一起（这是她最好的归宿），走进雾气中，携手相忘，消失。一次性达成，而无须反复以及，她们去哪儿？不是哪儿，只是消失。只是渐行渐远，消失。而这有多难？她们自己知道。而我们知道的是，世道艰难，而天空必定空荡、自由，是一个鸟儿终须射去的方向。

没有例外，与意外的可能性。那么，那就是最终到达吗。也不是。（仔细想！）到达，无论在这里，还是在大致历史中，并不是一个关于到达的事实。不存在实际的到达（它的近义词，是离开）。它是什么，我们总归不清楚。也不愿意清楚。因此，一种痛苦得以形成。因此难免又不随着它不鸟鸟之。历来如此，在无论光荣与否，伟大与正确的历史中（它恍惚，仿佛接近事实。而真相必定远去，愈行愈远），还是在一个彩色泡泡内部，抑或在一个念经尼姑的昏天黑地的反复中，不鸟鸟之，远去。方法无非是一样的。于是，它便是方法。一种关于离去以后，远去的正确方法。无论以一件具体摆在一个中午桌上的一件事物的形象，无论它能否到达（我们实际上从未关心这些）我们知道，并且看着。短暂，而又漫长。安静，又必须坎坷。重复，当然必定也反复，以及否定。对所有的否定，（这又是何苦来哉）无非这样。而不是反对。这可能吗，我们没有那种气力。与其我们反对，我们，不如让我们（的脑汁水）空着。因此，我们无非为空。比天空大，来得更空荡的空。因为比如反对一种单一，或轻巧，又是为了什么？没有那种因果关联。再譬如，反对一种无论它是什么，它们都在实际一同远去。而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暂停，稍息。

因为毕竟也不反对任何一种到达。只要它愿意，到达便是。并且让它就停在那儿。那儿静，事物不可原谅但总归也不可长久停留。那儿无非这样。到达后，接着总归又要离开，必定远去。仿佛不是这样，哪样？我们就不知道在议论什么，文学吗？它太粗糙。同理，反之要是必定这样（不鸟鸟之），那我们从它附近经过，继续远去。从来都是这样，而不去实际返回，因为这就是我们的规定，一种必须不鸟鸟之的约定，是要制造的一种事实。而事实又是什么呢，当我们离开它们：这根点在桌上的手指，它与尼姑指在空气中的同一根手指有什么分别。之后，我们又难免不会离开我们，顺其事实。我们会忘记。或无非已经忘记，在到达后，我们感到一种干净、清洁，甚至虚脱，但这就是遗忘的价值。仿佛刚从一个尼姑身上爬下来后，环顾四周时的那种忘记：寂静、蓝色（不知道，我们已经忘了）与坎坷，与独自站着。哪儿也不想走动。暂时也不急着离开，而宁愿在近处待着。没有，也不再涌动，仿佛在等什么？于是，实际是又不可能是。就这么一种情形，一种事实上的远去。或忘记，这年头，难免不是。且不可避免只能这样因为规定。因此，就让它这样。无非没有，有吗？我们。没有要到达的地方，毕竟。或即算是到达了，我们又实际知道？是

空的，一种空无，同时实心。正如鸫鹳什么的，袅袅升起，到达那儿。那么，下雪呢？仿佛下雪是一种古老的天气事实，仅此。下雪，这都三月了，而不要在这些事物中过多停留。深入，与反复荡漾其中。没有实际的好处。虽然当然也没坏处，错，或必定也是一种不达。是无非是，难免不是一种无须强调。有吗，从没有过。因此，而只要有，它们又必定已经过去，被忘记。（于是，虽难）而正是利用这类方式，一些到达才成立。不是吗，不动而远去。静止，同时独立着，而无论刮风还是下雨：一旦下雨，雨水总是在陆续到达，同时离去，为了新的到达。而无论是否在一种真确的光线下，它必定也在一种事实中。而那又是什么？环顾四周我们去看，却没看见。一种由近及远吗，不像。更不像是一种返回。这绝非可能。它单一，它就不能返回。远去，那也是在一种安静中，驶离，从近处的这里，到那儿。那儿远，以及必定遥远，但绝不比天空还远，因为那样，我们就失去了事实。因此，天空（空荡本身），总归不可到达，是始终不可及的存在。因此，我们愿意看着。长久，安静，仿佛穿过一事物。但能停留吗？不能。能停留，那就已是到达。而这无非是不可能的，在实际中，没有那种依托。于是，更为安静了。于是，无非就这样放开，远去。而我们看着。

不可否定的事物，远去。从事物中，一种实际在远去，而又不会到达。它们从未到达。独立而安静，远去。之后消失。仿佛一种，什么？从，仿佛从来都是这样。同时，因此不是的。它不是。以为那是一种远去。于是，而，我们始终在那儿。因此始终。从一开始便是。是安静的。如同天空的空。它的事实呢，是什么？从，作为移动，到天空远去。从来都是，因此，它在（同时远去），无非如此。以及，对此的否定。从来没有要到达的地方。也不停留，不用。同时，仿佛一种反复。而从未到达：那需要离开这里。只可是，问题一直是，它的事实是什么？只须，也只有一种。仿佛（《诗篇》37 9-11：作恶的终必灭亡）一种移动：漫长而始终不达。而否定它，又没大的意义，必定如此。因此，在近处，望着。近处！于是，而。什么呢？仿佛一股否定的能量在涌动，升起。而它无疑是单一的。从，只是，它没有停留。一个事实安静。同时，它在停留吗。在一种停着的状态中，不清楚。而它自身又在远去，消失。必定这样。因此，事实展现。是独立的。因此，天空无非空着。因此它天空。始终是。而不是停留。否则，事实同样远去。或失去一种事实。因此，事实只能是事实自身，而没有要到达的地方。即便短暂，事实始终，且独立。而从未过去。能去那儿？短暂，而无

非在一种近处。它从未，从什么到什么？都是否定的，是坎坷。或无非它远去，就这样消失。而还用追问吗，它的事实是什么？我们从来都知道。过去了，它。它在那儿。作为一个事实被看见。以及，一种那样的东西。以为就是事实。可见，同时正在远去，消失，留下一些干净。只是，就在近处。它又那么漫长。因此以为，它也是一种独立。停留着，静。以一件事物的样子，必定也是事实的样子，安静。它必定。在事物中，在它自身中。从未发生着什么。它从未。因此，移动！只是，作为一种远去。在，在那儿。因此，同时它又仿佛过去。于是，而（什么？）。不是。是安静，天空就在窗外。自身，而单一。独立呢。只是远去，消失在那儿。仿佛。绝不是，从什么到一种什么，一种移动。只是短暂。同时，无非事实。反复，以及，一种重复反复。作为一种被看见。它可以清晰被知道，以及，也许真的没有要到达的地方。无论从坎坷，仿佛无论它是否远去，之后，它总归会消失。而同时，它又在那儿。于是，这便是事实。作为一种重复，一种看见。也不是。它只是，从什么中来。又从什么中去，它短暂，于是。同时，它在。必定在一个事实中。仿佛我们又是知道的。可见，而又坎坷。仿佛一种远去，接着消失无疑。从知道，到一种知道。因此以为，默认为（或

只是在规定中)没有要到达的地方。也不停留。不能。因为天空,与事实。或天空作为一种事实。它就在那儿,从未远去。也不可到达。因为,是这样的,根本没有到达。在任何地方,看见便是到达。无非是。必定也是。(从斜对面看去)它就停在那儿:安静,当然。在一个近处,而不可否定。而如果它的事实是什么?不是什么。它事实。已经是。同时,它必定安静,静。从未离开自身,远去。当然(于是),也不停留。毕竟这不可能。必定意味着一种始终。而我们又知道?从事物中看见,一种独立,或一个事实。而事实上,一个事实必定漫长,始终。仿佛天空。无非是一种看见。忽而,它又动了一下。是移动。它在过去吗?还是远去。必定不是。仿佛不是这样,它就不是一种,一种什么?重复。不是反复。无非不是这样。无非,也无关乎事实。反复,而从未。是,与否,它都漫长。从未离开,还是远去。它的第一事实是什么?单一。假设就是这样。一种,以及。一种始终,从事物中被看见。因此。因此不是,不是的。它不可能从自身远去,无论坎坷与否,它静止着,但在移动。在一点儿坎坷中。而这会过去,这一切。不用否定,就在近处,几乎就在这里。于是,而。过去的,已经过去。而无须反复。已经是事实,始终是。它单一,漫长,重复以及反复。它的

事实。而事实上，它远去。不是。无非不是的。它自身，又怎会远去。那太坎坷。它停留。知道，但没有要到达的地方，毕竟。也不是。也不用急着否定。于是，而。但它坎坷。短暂。短暂，且坎坷。于是，而。短暂。在一种反复中。短暂（但不急促，它稳，有故事）。是一种移动吗？仿佛从事物中，我们看见。无非始终这样：漫长而安静。只是它，它必定单一。以及，坎坷。无非这样。它漫长，必定，它是漫长的。于是，而。它移动，而事实是，它没有要去的地方。也从没到达。它是否定的。而同时，以及，它。于是，而，一直是。是单一，是否定的，它。它否定否定本身。哪怕。而它就在近处。静，绝对安静。而作为一种，什么？只是，无非是。没有。它是没有的。事实是，它始终独自。在那儿，在近处。是吗，或不是吗。以及，从。从什么到，那必定远，以及必定遥远，而没有要到达的地方。它否定事实，以及，神圣！它只是否定。它不愿意。我们永远记得。而人是一种肯定，是在。是一个是。

張 羞

1979年12月3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繼承了橡皮寫作的風格並發展出一種介于詩與散文的“大寫”式寫作形式。著有《瀑布》系列詩集與長篇作品。

Zhang Xiu was born on December 3, 1979 in Sheng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A Chinese writer, poet, inherited the style of XiangPi writing and developed a "BIG WRITING" form between poetry and essay. Author of "The Falls" series of poems and works.

1、《迴聲是迴聲是》 槐 樹
ECHOISECHOIS HUI SHU

2、《一個藍色百事》 張 羞
A BLUE PEPSI-COLA ZHANG XIU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apoideaeditions

Editor: Lin DongLin Designer: Sean

©2022 October All Rights Reserved Second Printing



